

梁上君子

臨 佐

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



世界書局印行

特 別 啓 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其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樑上君子

三幕鬧劇



3 0614 2366 5

此劇是根據匈牙利劇作家莫納(Mohr)的“A Doktor Úr”編寫的

樑上君子三幕鬧劇

登場人物：

夏屏康（律師） 三十五歲

包三（樑上君子）

屠副巡長 三十歲

王瑞亭（夏之同學） 三十六歲

白夢蘭（法科學生，夏之祕書） 二十五歲

傅教授（夏之同學） 三十五歲

張校長 五十五歲

警察甲

警察乙

愛梅（夏妻） 二十八歲

愛蘭（愛梅之妹） 十八歲

{ 2 }

馬露西女士 (愛蘭之家庭教師) 四十五歲
田 媽 (夏之女僕)

第一幕

854.6

177-1(3)

2

景 夏屏康律師事務所之客廳。開幕時白夢蘭幫助愛蘭填備功課，肥胖的露露，西女士懶懶地在旁邊看書。少頃，王瑞亭上。

王 夏屏康夏律師在家麼？

白 您貴姓？

王 我姓王——王瑞亭。

白 夏律師出去了，您找他有什麼事麼？

王 我姓王——王瑞亭——夏律師的老同學，剛打杭州趕來。我是來請夏律師參加我們同學聚餐會來的。他回來請你告訴他說這一次不但全班的人都可以到齊，而且所有的教授也都要出席，張校長也答應來。我們畢業了十年，這是頭一次聚集，像這樣的盛舉真是難得。這是一份通知單。好，夏律師一回來就交給他。（看單）啊，就是今兒晚上九點，在國際飯店？

白 對了，他能早一點到更好，大家可以談談。我們把時間定得那末晚因為許多人還有別的應酬。

王 唉，我沒能夠立刻見到屏康實在是遺憾。你知道麼，我們有十年沒見面了，足足十年了。我畢業之後就到杭州掛牌去了。杭州地面小，施展不開，所以幹得沒有夏律師那末發達！屏康這人一定改得挺厲害，跟從前大不一樣了吧？

馬 夏律師一點兒也沒改。

王 全班的人我最喜歡他。打初中起我跟他就是同班，同屋，同桌。功課難，他做不出來，我幫他；先生問他答不出來，我提他；可是我們倆兒起先那個打呀，哈，簡直甯提了，連大牙都打掉了！

馬 哦，怪不得他一口的假牙哪！

王 可不是。告訴我，他現在改得怎麼樣了？他胖了瘦了？

馬 正好。比他（指白）胖點，比我瘦點。

王 啊，他真可以說是幹得轟轟烈烈，爲我們學校爭了面子！現在有誰不知道夏屏康的？可是我早就知道他有出息，他在學堂裏就很活動。

白 在報紙上每天都看得見他的名字：法科專家夏屏康大律師！

王 打小我就知道他將來一定會做一個犯罪學專家的。你不知道他從前那份兒壞，簡直沒人比得上，他什麼缺德玩藝兒都想得出來。可是他腦子快，人聰明，他學法律真算是走對了路子了。

馬 可不是，現在他名氣是越來越大了！

白 好一點的案子差不多都到我們這事務所來。

王 你是——

白 我是白夢蘭，夏律師的私人秘書。

王 (指愛蘭) 那位是——康熙還是乾隆？

蘭 我是愛蘭，屏康是我的姐夫。

王 對不起，我還以為你是夏律師的花瓶呢！哈哈！夏太太呢？(指馬) 您就是麼？

馬 我不是，我是家庭教師，在這兒專給愛蘭補課的。

王 哦哦。對不起，對不起。

白 夏太太可漂亮着哪。在交際場所裏她的外號叫作恨不相逢未嫁時。

王 呀，屏康這一輩子真沒白來：漂亮的房子，漂亮的傢具，漂亮的太太，漂亮的小姨子，漂亮的秘書

馬 ——漂亮的家庭教師——

王 嗯，漂亮的家庭教師，(對白) 恨不相逢已嫁時！

白 哈哈。

王 說真格的，我們夏律師的名氣真大。

白 是呀，他也真忙，人人都來找上他。昨兒個就來了一件弑父的案子，真有趣。

王 是麼？

白 可不是。好一件案子，真好像是專爲夏律師犯的。被告是一點罪過也沒有，看上去比一隻綿羊還馴順。

王 奇怪！

白 奇怪的事情多着哪。您看見這個破瓶了沒有？——真正的宋破。

王 嘿，怎麼樣呀？

白 其中有十年的監禁。

王 我不懂！

白 送破瓶的人險一點兒就得到十年的監禁。

王 我還是不懂送破瓶幹什麼要監禁呢？

白 唉，不是這個意思。我是說夏律師幫了他忙，官司打贏了，免掉十年的監禁，所以他送夏律師這個花瓶，懂了麼？您再看這一幅油畫，道地有歷史價值的未來派：這是十五年監禁換來的。

王 囉！

白 這張小地氈是八年。這張桌子——這張桌子是一個銀行襄理絞死了他姑媽得到赦免送的。刻

工挺好，值得姑媽一條命，不是麼？

王 刻工好，木料也不錯，兩個姑媽的命都值得。

白 您請再看看馬露西女士——

王 這又是幾年的監禁？

白 倒不是。馬女士之所以能在這兒教書，完全是因為一個虧空公款的人後來無罪放免，送了夏律師一筆巨款。夏律師得到這一筆款，闊氣起來，請了這位馬先生給他小姨子補課。

蘭 您請再看我這件衣服——您還記得前些日子報紙上登的那件羅小亭偽造貨幣的案子麼？

王 記得的。

蘭 我這件衣料就是羅小亭送的。起初我希望他會被開釋的，結果他果然被開釋了，所以送我這身衣服。

王 做個律師倒也不錯，穿的用的，坐的站的，都由犯人們供給，真不賴。可惜我得走了，不然聽下去一定還有許多有趣的事情。

白 好，回見，王先生。等夏律師回來我一定告訴他。他不會不出席的。

王 好，請你務必告訴他一聲。

衆 一定一定。

王 請他一定到。華大同學會，今晚九點，在國際飯店。再見再見。

白 再見。請這邊走。賬單明天一早就送去。

王 什麼賬單？

白 對不起，說錯了——我還當您是位顧客哪！

王 你嚇我一跳！好，千萬別忘了告訴夏律師。

白 忘不了，您放心。(王下)來，愛蘭，咱們接着溫習地理吧。剛才溫到那兒？

蘭 剛要溫菲律賓羣島，那個傢伙就進來了。

馬 是呀，那個傢伙真討厭，人家看書看得剛入神——

白 你看到那兒，馬先生？

馬 二偵探剛剛找到綠衣盜的地窟，從機關門鑽了進去，他(指王)就闖了進來了。那二百萬塊錢我

想一定是藏在那間地窟裏邊。

白 哦，原來你是在看偵探小說，馬先生？

馬 不看偵探小說看什麼？憑我那麼大歲數難道還看愛情小說麼？你不知道，看什麼書也沒有偵探

小說過癮啊！我平生就想碰上了一個真的綠衣盜或是別的什麼盜；可是運氣不好，甯說大盜，就

是小偷都沒遇見過一個！

白 常來的包三不就是個小偷麼？

馬 那不算。要看是看他怎麼樣偷，怎麼樣爬進來，怎麼樣開箱子，然後又怎麼樣爬出去，那才有趣哪！
哼，包三——包三來這兒總是爲了公事來的，有什麼意思？好了，你們趕快做你們的功課，我看我的書。

白 我來考考你：菲律賓羣島一共是多少島組成的？

蘭 七千零八十三。

白 氣候？

蘭 氣候——哈，氣候是冬冷夏熱春溫秋爽。

白 廢話！那個地方不是冬冷夏熱春溫秋爽呀？我的意思是——

蘭 我知道：你的意思是問常年溫度最高的是多少多少，最低的是多少多少，不是麼？
白 噫。

蘭 用不着記，先生現在不會出這種題目的了。
白 怎麼呢？

蘭 因爲她知道，同學們大家預先都說好的，等她一出這道題，全班一致地答寫：「冬冷夏熱春溫秋爽」這八個字！

白 哈哈，你們真淘氣！幸虧我不是你們的先生，不然還不叫你們給活活的氣死好，我再問你一個，菲律賓的出產最重要的有三種，那是什麼？

蘭 出糖，出椰子油，出——呢——出——呢——我答不出來！噫，急死我了！明天考試一定不及格，怎麼辦，怎麼辦呢？糖，椰子油——呢——椰子油——

白 別急，愛蘭，不要緊，我告訴你：菲律賓三種最重要的出產有糖，椰子油，跟——

蘭 別提，我有：糖，椰子油，呢——呢——（嗚嗚地哭起來了）明天——答不出來——一定要不及格了——嗚嗚……

白 哎，愛蘭，愛蘭，別哭，別哭哪！（拍她哄她）噫，對了，別哭，噫，這才對。我告訴你：菲律賓三種重要的出產是糖，椰子油，跟芭蕉麻——

蘭 （忽而大悟）對了，芭蕉麻！（忽而迷惑）芭蕉麻。芭蕉麻是什麼東西？

白 誰知道是什麼東西，反正你記住就是了：糖，椰子油，跟芭蕉麻。

蘭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怎麼記得住？

白 （開玩笑）是呀，寫教科書的人真豈有此理，他也不想出點容易記住的東西來，偏偏拿女學生們

開心玩！真是

蘭 噫，你笑話我！

白 誰笑話你了

蘭 (輕輕的打白一下) 你。

白 哈哈……(趁勢拉住蘭手)。

馬 (抬頭) 喂，你們是做功課呀還是做戲，哭哭啼啼嘻嘻哈哈拉拉扯扯摟摟抱抱的？(又看書)

白 得，別鬧，咱們還是回到菲律賓。我問你：菲律賓四大城市是那幾個？

蘭 呃，馬尼拉，石浦，亞北，呃——依蘆依蘆。

白 (甜蜜地) 對了，很容易記住(作撲狀) 一摟一摟。

馬 (瞪眼) 一摟一摟！

白 來，我們翻開地圖——找找這幾個地方。(至書桌。蘭坐椅，白立椅後，手搭蘭肩上，翻閱二尺見方地圖集)。

馬尼拉——喏，馬尼拉在這兒。

蘭 石浦——石浦——有了，石浦——這兒。喏，亞北也有了。

白 還剩依蘆依蘆了。

馬 (不許說一摟一摟！)

白 不許怎麼成呀？書上明明印着，地圖明明找得着的嚶！

蘭 明天先生問，我答不出來，及不了格可別怨我！

白 (接着找) 呃, 依蘆依蘆——

馬 把手拿開。(白趕緊將手從蘭肩膀上拿開)

白 (仍找) 依蘆依蘆。(馬對白瞪眼, 白把圖集立起來作擋牌)

馬 你們要是不老實點, 我就不讓你們倆兒呆在一塊了。

白 我們有什麼不老實的, 你倒說說看。

馬 老實! 教書還有一摞一摞帶表演的? 你是不存好心。

白 誰不存好心?

馬 你不存好心!

白 我怎末不存好心? 我教愛蘭完全是幫你忙, 讓你安安逸逸看你的偵探小說, 可是你這懶豬不識

抬舉——

馬 你怎麼罵人呀, 你!

白 我罵了, 怎麼樣? 懶豬! 懶豬! 懶豬!

蘭 夢蘭!

馬 好, 你罵我! 你罵我! 我呆不下去了! 我去告訴夏太太去。你罵人還成!——罵人還成!(下)。

白 那個胖傢伙可讓我給攆走了!(擁抱蘭) 哦, 愛蘭!

蘭 (半推半就) 嗯，夢蘭！

白 別裝蒜，趕快乘沒人讓我們倆兒好一好。

蘭 別胡鬧了，夢蘭，明兒個還要考試哪。

白 考試跟好一好不衝突，好一好腦子可以更清楚！

蘭 瞎說！

白 真的。

蘭 快別鬧了，還有代數哪。

白 那末你今晚預備開夜車麼？

蘭 嗯。

白 好極了！那我到你屋子來。

蘭 呀，怎麼說？

白 今天晚上敲過十二點我準來。都埋伏好了：今天早上我故意把該呈報的公文壓着，沒有抄完。

蘭 那怎麼樣？

白 沒抄完，夏律師一定會叫我呆在這兒趕通宵，明白麼，傻丫頭？

蘭 哎呀，那怎末得了呀！

白 你不高興麼？今晚一吃完飯我就在外頭抄寫，等一敲過十二點我就到你房間來。

蘭 不。

白 得了，別羞羞搭搭了。愛蘭，我愛你，你答應我今晚讓我香香你，不現在就讓我預支幾下吧！

蘭 別鬧！有人來了！

白 你怕人來麼？（用背擋着正門）看，我使勁兒把門擋住，誰也進不來，誰也——

（沒想到門從外面開了，白正好躺在夏屏康的身上。）

蘭 哎呀，姐夫。

夏 咦，這是怎末一回事兒？

白 （陪笑）呃——呃——對不起，夏律師，我是剛剛要走出去。

夏 出門屁股在前頭，倒是挺新鮮的呀！愛蘭，你也在這兒？

蘭 姐夫，你回來了？

夏 你知道麼，法院又放了他了，又放了他了，這是第十九次了。

蘭 你說的是誰呀，姐夫？

夏 誰？當然是包三嘍。包三犯案犯了十九次了，可是每次經過我的辯護就又恢復了自由。案子犯的多算不了本事，本事是在你怎樣把犯案的人一次一次地護領出來，讓他不落法網。啊，剛才你們

應該到法院來聽我給包三辯護。嚙旁聽席上簡直人山人海呀還有許多同行也都靜着耳朵在那兒聽，在那兒學。等我講完了你猜怎樣？真是不得了！嚙，那些人都擁了上來，鼓掌的鼓掌，拉手的拉手，他們歡迎我比歡迎一個剛下台的紅演員還熱烈！嚙，還有送花的！（將花遞蘭）好傢伙！這一天可把我累壞了。可是我很興奮，要是像這樣幹下去，不愁不名震全國，佔法界的第一把交椅！

蘭 姐夫，你真能幹。我去把花插上。（下）

夏 那件事要是也辦成了就好了！包三還沒來過？

白 還沒哪。他說要來麼？

夏 他一定得來，我有要緊事等着他。

白 他恢復了自由還來這兒幹麼？

夏 你先別問，反正有一天你會知道的，這件事要辦成功了就偉大了！瞧着吧，我不名揚四海也要轟動全球了！

白 什麼事呀這樣秘密？

夏 今天是秘密，明天就公開了。我告訴你你可先別對別人說：我呀——不，我最好是連你也不告訴！

啊，一高興險點兒洩漏了天機！我們談談別的吧。你知道麼？剛才你真應該到法院來聽我辯護的。不是我吹牛，像我這種口若懸河的本事，我敢說以前從來沒有過的，從來沒有過的！

白 可惜我錯過了機會。

夏 一開口，頭一句，就是個滿堂彩！緊跟着第二句，連法官們的心都打動了！等到第三句——啊，第三句簡直用不着說官司就贏了！嚕，太給勁兒了！

白 你一開口怎末說來着？

夏 我說：包三是包公的後代，我們看在鐵面無私的包文拯的份上也得放了他！這一來，全堂「嘩」一下叫我全給逗樂了，旁聽的先樂，法警們憋不住也樂了，後來檢察官推事們跟着也樂了，最後連審判長都樂了，全都樂了！

白 可是包三犯案已經有十八九次了。

夏 是呀，所以我第二句「誇」一下就一轉，把包三的生活說得怎樣苦，怎樣慘，怎樣可憐，說得全堂鴉雀無聲，說着說着全給說哭了，旁聽的先哭，法警們憋不住也哭了，後來檢察官推事們跟着也哭起來，最後連審判長也落了淚了！

白 結果呢？

夏 結果把他放了！放了包三不要緊，我可是受包圍了！恭維的恭維，拉手的拉手，拍照的拍照；還有那一般新聞記者，嚕，他們抓住我簡直就不放，問長問短，問個不了！有的人討厭新聞記者，其實我倒覺得他們挺可愛的。你知道麼？他們給我的按語是：既幽默又纏綿。還有的人稱呼我叫人道主義

的大律師。你瞧，這話說得多末對，多末恰當！將來要是那末一天有新聞記者殺了人放了火什麼的，我一定盡義務免費替他出庭辯護。

(滿面春風地在屋內踱步。)

白 啊，夏律師，我差點忘了：剛才有一位王瑞亭王先生找您。

夏 王瑞亭？

白 他說是您的同學，今天晚上開聚餐會，紀念畢業十週年。

夏 哦，不錯，王瑞亭——我想起來了。

白 聽他的口氣他非常敬佩您。

夏 是麼？其實呢也沒什麼——一個人出了名自然就有像王瑞亭那種人來敬佩的。不過我在學校挺看不起他，^我嫌他太忠厚了。聚餐就在今晚上麼？

白 今晚九點鐘，在國際飯店。

夏 好，好，還有別的事麼？

白 潘宅那筆款交來了。施小朋那一筆請求再通融幾天。

夏 公事公辦，絕不通融。

白 他說他一家入口，請您特別通融，月底一定交齊。

夏 管他一家幾口！叫他立刻交錢，不然明兒個就要向他提訴。

白 不過人道主義——

夏 荒唐，你敢找我的錢兒！人道主義！那是廣告費，懂麼？裏面賣什麼，誰也管不着。明天早上該呈報的公文都抄寫好了麼？

白 沒哪！今兒早淨是事，沒頭沒尾的事，所以還沒騰出功夫來。

夏 可是明天一早就得呈進去，怎麼辦呢！要不然這樣吧，你就請多受點累開一個通宵吧。

白 就在這兒？

夏 自然嘍，你知道我從來不讓這類的文件搬出大門的。待會兒你吃完晚飯回來就在外面的辦公室抄好了，外面清靜，沒人攪惑，你一直抄到天亮也沒關係。

白 哎呀，抄到天亮！那不是賣命麼？

夏 得了吧，年輕小伙子賣賣命怕什麼！你呀都是平常太舒服的緣故，事情稍微多着了點就哎呀呀地嚷嚷開了！得了，去吧，把我們太太請出來吧。

白 (伴作不樂意) 好吧。(下。步頃，愛梅上。)

梅 叫我有什麼事麼，屏康，親愛的？

夏 你別親愛親愛地好麼，怪肉麻的！

梅 呦，怎麼的了？

夏 別管怎麼的，坐下來聽我說。

梅 (坐) 哎，下輩子嫁要飯的也別嫁律師，回到家裏來還一腦門子的官司！

夏 我今天本來是非常的心和氣爽的，但是爲了少許家庭的糾紛，把興緻打消，甚爲遺憾。

梅 又是三句話不出本行！

夏 好，你既然點穿了，那末我就索性說出來了。現在本律師要控訴你：捕房裏那位屠副巡長到我們家裏來得太勤了，我不答應這個。

梅 咳，原來是這個事？

夏 我要懲罰你。請起立。

梅 哎呀，我真的是被告呀？請問我犯的是什麼罪名呀，大律師？

夏 別開玩笑，夏太太。據可靠的報告，每次在本律師出庭執行公務的時候，屠副巡長就到這公館裏來，這件事你承認不？

梅 呢——

夏 你承認不？

梅 承認。

夏 那末你有解釋之必要。

梅 第一，小屠是由你介紹的，是你請他到家裏來吃飯的，是你叫他常常來玩，不必客氣。

夏 話當然是那末說嘍。

梅 第二，小屠是一個美男子。

夏 嘍！（笑掉大牙。）

梅 第三，小屠交際很廣，外頭的關係好。你別看他現在僅僅是個副巡長，可是他的前途遠大，將來萬

一出了什麼事還可以請他幫個忙，圓圓場。

夏 圓圓場！滾他媽的蛋吧，我才用不着他來圓場哪！從前午出茅廬的時候有的地方也許還需要

請教請教他。現在——現在我的世界已經創出來了！再說，即使必定得求他，那也不能光光爲了

這個而自己肯甘心做忘八呀！

梅 可是咱們也不能夠光爲了這個就叫人家滾蛋呀。

夏 我愛叫誰滾蛋叫誰滾蛋！不信你試試好了：我要是再看見姓屠那小子泡在我家裏，喝我的酒，抽

我的雪茄，調戲我老婆，看我一脚把他踢出去不！

梅 難道你當真懷疑我跟他有一手麼？

夏 我不必懷疑，我有證據。

梅 你有什麼證據？哼，你要是知道我爲了什麼要敷衍小屠，你就該跟我陪不是了。

夏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梅 現在不能告訴你，反正有一天你會知道的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哼，你就是磕頭感激都來不及。

夏 是不是一件刑事案？

梅 你不用管了。

夏 謀殺案？

梅 現在我不說，反正你等着就是了。

夏 啊，還是我這位賢妻好，在事業上也能幫我忙。

梅 聽說你有個聚餐會，今晚你在家吃飯麼？

夏 今晚我在國際飯店開同學會。

梅 那末你大概又得玩到天亮才回來了？

夏 恐怕吧。

梅 帶點蛋糕回來給我。

夏 好。

梅 要奶油的。

夏 好吧，可是不准孝敬給你那位小屠吃！

梅 怎麼你又提起小屠了？

夏 我恨他。我最膩長大鼻子的警官了。你留神吧，警官鼻子一大準是廢物。

梅 這一定又是包三的話。

夏 你別看不起包三，他人又聰明又忠厚。

梅 得了吧，忠厚還會逮進去十八次！

夏 十八次全是冤枉的。

梅 我不相信。冤枉才怪哪。這種人應該少跟他來往。你說要叫小屠滾蛋，我看還不如叫包三滾蛋哪！

夏 叫包三滾蛋？別胡鬧了！少了包三還成？沒他我吃什麼？咱們老夫老妻，跟你說說沒關係：沒了包三

我準會逼到大街上去要飯的。

梅 大街上要飯？

夏 你不必裝蒜，你明明知道包三對我是有多末大的用處。誰替我招攬生意？包三。誰替我四處探聽消息？包三。誰天天晚上替我跑到公共場所裏打轉轉兒，抓賭，捉姦，逮扒手？還是包三。跟流氓小偷聯絡的是他，遇到搶案預先通風聲的是他，跟綁匪來往討價還價是他；他老練，胆子大，有急智；他是我的幫手，我的台柱，我的丟不掉撇不開的唯一好夥伴。總之，包三不能滾，包三無罪，包三是法

界的泰斗，公堂的棟樑！包三偉大包三萬歲！

（田媽上）

田太太，屠副巡長來了。

夏（咬牙切齒）啊！

梅屏康，讓我來招呼他。

夏哼（下）。

（田下，屠上）

梅啊，小屠。

屠夏太太您好？（四週一看）我好像聽見有人在吵嘴。愛梅，別又是你們小倆口在打架吧？是不是那個小子又欺侮你了？

梅不是。

屠我明明聽見他拉高了嗓門在這兒嚷嚷麼！

梅那是他在講演哪！他口才平常就夠好的，我當初看上了他就是因為他善於詞令，可是這一次可算登峯造極了！包達巴達說得那份痛快呀！

屠怎麼，原來夏律師回到家來還辯護？

梅 噫，人家辯得真好哩！

屠 誰是被告呢，這次？

梅 包三。他提起包三比什麼都起勁。他說呀包三——

屠 對不起，好太太，我來不是爲聽包三來的。愛梅，昨兒個下午我在家等你從三點一直等到十點，你幹麼沒有來，幹麼騙了我？我什麼都預備好了：酒，菜，香水，還有花——那末一大把的玫瑰花！

梅 對不起，讓你破費了！

屠 你幹麼不來呢？現在花也謝了，香水也跑了味兒了；酒，菜隔了夜更不用提了！

梅 那是你自己不好，誰叫你那末認真哪！那一天我不過隨便說說罷了，並沒答應你一定來。

屠 跟你們女人約會真沒辦法，總是說話不算話的。

梅 你罵我可別把女人通統都罵在裏頭。好，我們別談這個吧。我問你，那件敲詐案子進行得怎麼樣了？

屠 現在還不便說出去，局子裏正在很嚴密地辦着這事。我要是漏了半點風聲，讓上頭知道了，我的飯碗可砸定了。不過如果你真的願意知道嚟，你可以到我公寓去一趟，關於那個案子的一切證據都在那裏。

梅 那有什麼用，你知道我不便到你公寓裏來的。

屠 來有什麼關係？我雖然是光棍，可是名媛閨秀到我那兒來的多着哪。

梅 是麼？關於這件敲詐案是不是有什麼新發展？

屠 驚人的發展，傳出去一定要大轟動一陣。

梅 怎麼樣的——一種發展？你可以告訴我麼？

屠 你——可——以——告——訴——我——麼？你瞧你多末冷靜！一點好奇心都沒有。這件事情

要是放在一個稍微有點血性的女人身上她必定要急得打哆嗦！

梅 打哆嗦？（伴用抖音）『親愛的小屠，你告訴我——快告訴我！』這樣呀？

屠 噫，這樣！那你今晚來我的公寓，我就告訴你。

梅 不。

屠 不要緊的。你可以從一個旁門進去，沒人會看見的。你放心，我絕沒有別的企圖。

梅 你不會對我有不規矩的行爲？

屠 絕對不會。

梅 你敢拿人格担保？

屠 拿人格担保。

梅 一定？

屠 一定。

梅 那我不去了!

屠 唉，別開玩笑！我知道，你們女人專好拿人耍着玩——你暗地裏一定是在替丈夫做工作，等到任務終了，你就打算一脚把我踢開；你祇看上了這套制服而看不上穿制服的那個人。

梅 你說得也許對——可也許不對。

屠 那末就是說你對我這個人也發生相當興趣哩？

梅 也許吧。

屠 那末我可以告訴你，這件敲詐案簡直離奇極了，有好幾個大人物都沾在裏頭。

梅 真的麼？那幾個大人物快告訴我，我決計保守秘密。

屠 靠得住麼？

梅 靠得住。

屠 你敢發誓？

梅 發誓就發誓，怕什麼。

屠 真的？

梅 真的。

屠 那末我就不告訴你了。

梅 哎呀！這是爲什麼呢？

屠 女人們發誓就等於家常便飯，發過就算了，不足爲奇。

梅 那末你要我怎樣呢？

屠 我要你拿愛情來保證。所有關於這案子的憑據都在我公寓——

梅 不，你別發壞，我絕不到你公寓來。

屠 這案子可的確有意思呀，真是聞所未聞呀！密探們現在已經開始動員。禍首托我給舉薦一個可靠的律師：這件案子夏律師要是承擔下來一定是名利雙收呀！

梅 你不必這樣地誘惑我，你壞鬼。

屠 好，隨便你。

梅 可是——可是今晚上你來這兒怎麼樣？屏康他今晚有約會，不在家。

屠 我幾點鐘來好？

梅 九點以後，屏康得赴同學聚餐會。

屠 那我一定來，和你幽會。

梅 不是幽會，祇是談談，喝杯清茶。

屠 然後呢？

梅 然後——然後再用點兒點心。

屠 再然後呢？

梅 再然後——

(田媽上)

田 太太，包三爺來了。

屠 包三？咳，冤家路窄！

梅 (對田) 請他進來。(田下) 你爲什麼還討厭他？

屠 豈祇討厭，我簡直恨他入骨！就是因爲他，我到現在還沒升級。他一天不解決，我一天沒有出頭之日。(欲下)

梅 今晚上別忘了！

屠 忘不了。

梅 憑據一定得帶來。

屠 一定。(下，在門口與包三碰頭)

包 嚙，嚇了我一跳！我忘了我有夏律師做我的保鏢的了。

梅 你這包是什麼？

包 很重要的東西，給夏律師帶來的。他得到這包東西就可以大大地轟動一陣！他在麼？

梅 在他等你正等得不耐煩哪。

(馬露西上。)

馬 啊，我可找着您了，夏太太！夏太太，我不能待下去了！白夢蘭那小子，他——嚶，我不知道怎末說才好(看見包三) 啊，小偷兒！小偷兒！

包 (將不知幾時偷走的偵探小說還她) 這本偵探小說是您的吧，馬先生？

馬 哦，包三爺，久仰久仰！久遠久遠！

梅 你跟白先生到底怎麼回事，幹什麼老吵架？

馬 他不老實。他——他——他要是再那個樣子，我非到局子裏告他不可。

包 在敝人面前免提局子好不好？

馬 對不起，三爺，我太荒唐了。

包 請您把門關上，馬先生。(馬如命) 不，把您自己關在外頭。

馬 是，包三爺，我明白。(下。)

包 胖子真好玩！(欲下。)

梅 等一等，包三，我有話跟你說。
包 是。

梅 你好好的聽着，別搗亂。我看你應該改一改了。

包 這是從那兒說起呀，夏太太？

梅 你別以為夏律師跟我待你客氣你就放肆起來了。

包 我放肆？

梅 嗯，你暗地裏在窺探我，你還把我的行動報告給我丈夫。

包 我沒有呀！我不過對夏律師提說那位屠副巡長到這兒來得太勤就是了，我並沒提到您呀！屠副

巡長是局子的人；我一碰見局子的人，您知道，就跟耗子碰見貓一樣。

梅 可是你明明告訴過我丈夫說我——

包 喔！別鬧，有人來了。（作窘狀）

梅 那兒有什麼人來！

包 對不起，這叫做賊膽虛！

梅 你說我跟屠副巡長有不規矩的行爲。

包 我沒說。不過我願意進一句忠言。

梅 忠言？

包 千萬不要跟那個大鼻子走的太近了，你要吃虧的。

梅 什麼話！

包 你愛聽不聽，不過事實是擺在眼前的。他說他手頭有一件敲詐案是不是？

梅 噫。

包 有好幾個大人物都有份兒？

梅 噫。

包 呀，我猜得不錯！他到那兒都是那末一套！他還說憑據都在他公寓裏，要看到公寓來看？

梅 噫。

包 是不是？上次他誘惑張律師的漂亮太太，也是用同樣的手段。那末他的公寓你已經去過沒有呢？

梅 還沒有。

包 「還」沒有。這口氣像是你預備要去的。

梅 我——

包 千萬別去。

梅 可是——

包 噓！有人來了。
梅 那裏有？

(馬露西上)

包 啊，是不是有人來了？什麼事瞞不了我耳朵，多年的訓練，真靈！

馬 對不起，我可以進來嗎？

包 可以，當然可以。我到裏頭找夏律師去。(下)

梅 你又來幹什麼，馬先生麻煩！

馬 我決定不幹了，夏太太，我受不了白夢蘭。他——他跟愛蘭淨不老實，在這兒——在這兒——總

而言之，我決定不幹了，您讓我走吧，讓我走吧。

梅 你跟他有什麼說不通的事，吵過兩句也就算了。

馬 我今兒個就走，夏太太，今兒個就走。

梅 這句話你說過八百六十遍了！

馬 我不走他得走！

梅 「他」可沒說要走呀。是你說你要走的！

馬 我幹得好好的，憑什麼那末傻爲了他走！

梅 咦，是你自己說：「我不幹了，決定不幹了！」（白夢蘭上）喏，白先生來了，你們自己解決去吧，我可

沒那末大功夫來管你們的閒事！（下）

馬 （大發雷霆）你說吧，這件事該怎麼辦？說呀，你這鬼頭蛇臉，拆白黨！

白 你這胖猴你罵誰呀！你告訴你，罵什麼都行，就是不能提到大爺的臉子，聽見麼？

馬 鬼頭蛇臉，拆白黨！

白 你再說！你再說我不掐死你！

馬 哎呀！救命呀！大偵探！二偵探！救命呀！（忽忽下）

白 可叫我給嚇跑了！愛蘭，愛蘭！

蘭 誰？

白 蘭，是我，夢蘭。你出來呀。（蘭上）

蘭 什麼事呀？

白 瞧，蘭，就是這份公文，它就是咱們倆兒的媒人，托它的福你我今晚可以在此幽會！

蘭 夢蘭，我害怕！

白 不用怕，我都佈置好了。今晚你就到辦公室的那間小屋子裏來，我在那兒等着你。

蘭 我不敢，夢蘭！半夜三更跟一個大男人在一塊！

白 (大聲) 不, 我不是個大男人, 我不過是——(小聲) 我不過是個小伙子。你明兒個不是考代數跟地理麼? 今晚你就可以到那間小屋子來預備, 你預備你的功課我抄我的公文, 多嚙咱們累了可以接個吻, 提提神, 彼此有個照應!

蘭 不, 我不來。接吻是一個罪惡。

白 什麼罪惡! 你知道什麼是罪惡麼?

蘭 什麼?

白 罪惡就是——呃——我該怎樣跟你解釋呢? 呃——很難。嚙, 有了, 你看過「金瓶梅」麼? 哼, 要死了, 你當我是誰呀? 你當我是幹什麼的? 我今年都高中二了, 「金瓶梅」還沒看過!

白 你看過了?

蘭 我看的還是古本哪!

白 你既然看過, 我就用不着解釋了。

蘭 我不管, 反正晚上接吻是有罪的。

白 你聽着, 我是個研究法律的, 什麼是有罪, 什麼是無罪, 我應該知道。竊盜是有罪的, 虧空公款是有罪的, 欺詐, 偽造, 謀財, 害命——這都是有罪的。可是在一間小黑屋子裏香一個小姑娘是無罪的, 頂多不過可以說是放肆了一點罷了。

蘭 反正我不到你那屋子去，我害怕！

白 那麼我到你屋子裏來，我不害怕！

蘭 嚶，你早說這句話不就完了麼，還非得我費勁兒兜大圈子才給兜出來，笨貨！

白 哦，原來你是這個意思呀，你這小狐狸精（欲吻）來，來，先預支一兩下！

蘭 不會有人來的。

白 不要緊的，來吧。（欲吻，包上）啊！對不起，我剛要出去，碰上了愛蘭小姐！

包 沒關係沒關係！我偷東西你偷香，大家都是同行，沒關係。

蘭 包三爺，聽說你恢復自由了？道喜呀！

包 謝謝你。不過有一點，你們可千萬不能告訴夏律師，他知道了可要大掃興了！

蘭、白 什麼事，你說吧。

包 法院放了我並不是夏律師的功勞。這次我根本沒偷東西，正犯他們已經逮着了；可是夏律師還

以為他辯護的得體人家才把我放了哪！可是你們千萬不能讓他知道呀。

蘭、白 嚶，不讓他知道。

包 讓他知道了可玩完了，他往後就要不信任我了。

白 我們絕對保守秘密。

包 那就好了！將來你法科畢業掛上牌子，我一定也替你拉攏生意。
白 您太好了。

蘭 可是，包三爺——

包 噓！有人來了。（又膽虛起來）

蘭 那裏有人？

白 包三爺，您人那末好幹什麼要做小偷？您改改行不好麼？

包 改什麼行呀？做律師？

夏聲 包三！包三！

包 （大聲）在這兒。（對蘭）是不是，我說有人來囉？什麼事瞞不了我耳朵，真靈光！

蘭 其實當小偷也不容易。

白 可不是，非手急眼快不可！

包 您二位多誇獎，多誇獎！

白、蘭 回見，三爺。

包 回見。（蘭白分別下。包一人在屋，看上了書桌上的小鬧鐘）噫，這座小鬧鐘倒是挺玲瓏的呀！還是新置的！（四週一看）那我就客氣了！（懷入囊中扭頭便走）唔，他媽的！律師們真不好惹。不釘點大的小

破鐘還拿鎖鍊給圈起來，至於麼？（放回原處，夏上。）

夏 你帶來的服裝我試過了。

包 還合身吧？

夏 剛剛好啊，包三，我真興奮；這件事要是真的弄成功了多末好！多末出風頭！報紙上該登滿了我的消息了！「夏屏康大破綁匪窩！」「夏屏康化裝破案！」「大律師巧計入匪窟！」嚙，我真興奮，比比，一個小新娘子臨上轎還興奮！

包 可別忘了照我的話去做，一點不能錯。到時候在這屋子裏等我，我在外頭探望，等沒人了，我「噓」那末一吹你就出來。

夏 說實話，跟匪人們待在一塊真有點嚇怕。

包 你還怕？你是專靠匪人吃飯的！世界上要是沒有匪人，沒有罪犯，你這律師幹得還有什麼勁頭？

夏 是呀，平常是不怕他們，平常跟他們見面都是在公堂上，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都有法警護着。再說他們都是手銬腳鐐的，用不着怕。這次可不同了，這次明明是單刀赴會，一直奔着人家的勢力範圍送上去！這——這你叫我怎末受的了呀！

包 不要緊的，你換上我的衣服沒人會理會到你的。祇要你按我說的去做，你絕不會露馬腳的。
夏 好的，聽你的。我進去就好像他們自己人一樣，也許我應該把臉弄髒一點。

包 (取出兩只開鎖器)把這傢伙塞在兜兒裏,一個口袋一個。

夏 真有你的,包三,想得真週到。

包 週到不週到,不管它,不過幹一行有一行的傢伙,我們這行用的是這個,您那行用的是嘴。

夏 別打哈哈兒,讓我好好的想一想:我到了裏頭嚟,就好像他們自己人一樣,可是他們問起我來怎樣呢?

包 沒人會問的。一進去你會看見一堆人蹲在那兒壓牌九,你也加進去壓好了。過一回兒會有一個人打裏邊走出來,他一出來,大家全站起來了,那就是匪頭兒。

夏 他出去,我跟着他,看他到那兒去。

包 他一定是到他小公館去。

夏 那末行了,地方認清楚了,其餘就好辦了。

包 可別忘了你的身份證跟律師公會的會員證,不然事情弄擰了,把你當土匪給逮了去可幹了!不會的,你看,都在這皮夾子裏頭哪?身份證,會員證,通行證,相片,名片,錢,鈔票都在這皮夾裏哪。

(皮夾放桌上) 匪頭幾點出門呀?

包 說不一定,最好是早點到那兒。你早點換上衣服,我送你到門口。可惜我不能陪你一塊進去。

夏 怎末不能呢?

包 我——還有別的事。

夏 難道你今晚預備又要——

包 對了。

夏 又要偷？

包 對了，又——要——偷。你是我的律師，告訴你不要緊。

夏 包三，你怎末老改不過來呢？你這種聰明技巧，什麼事不好幹，非要偷。

包 別看不起我們這一行呀！沒有我這種聰明技巧，還幹不來哪！

夏 你今晚要做的活——大麼？

包 大是不大，不過挺別緻的。

夏 要轟動麼？

包 準轟動。「法律周刊」裏一定要大登特登。

夏 嗯，請坐，請坐，坐下來談。

包 (坐) 今晚我打算作一個新的嘗試。

夏 (假仁假義) 不過站在一個安份守己的公民的立場我勸你還是頂好不要做。

包 是的，我是不應該做，不過——

夏 不過——站在一個企業家的立場，我覺得任何嘗試都是值得敬佩的。

包 所以你勸我還是做？

夏 我沒那末說。告訴我，今晚你要在那兒做活？要偷那一家？

包 這可不能告訴你。

夏 真小心，連我都瞞着。你事先都準備妥當了？

包 都好了。我預備了足足有兩天兩宿呀。現在都齊了，就剩一兩個地方的尺寸還沒量出來。在家裏我畫好了一張地圖：門，窗，桌子，椅子，電鈴，電話，電燈開關……都記在上面，現在不用看，我閉上眼睛都可以走進走出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夏 先別吹萬一叫人給逮着了怎末辦？

包 逮着了可就幹了！最少一年半。可是也說不定，這完全得看法院那位大爺喜不喜歡葉盛章；他要是喜歡盛章，他就能欣賞我這套。刷刷！跟盜九龍杯一樣，說不定他就許把我給放了！

夏 得了，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；小偷兒就小偷兒吧，還盛章盛章的哪！

包 別瞧不起咱們小偷兒，咱們偷的祇是闊人的東西，不像你大律師，專在窮人身上轉念頭！

夏 包三，你不能這樣地放肆！別忘了，今兒個還是我把你保出來的。

包 是，是，感激之至，感激之至。

(愛蘭上。)

蘭 姐夫，飯開了，您今晚在家吃麼？

夏 怎麼，都開飯了？那末晚了幾點了？

包 (從夏袋掏錶) 七點過五分。(將錶歸入自己口袋，但因錶鍊過長，被夏追回。)

夏 不了，愛蘭，我出去吃，今晚是同學會聚餐。

蘭 好吧。(下。)

夏 我該去換衣服去了。

包 好，換好了在這等着，我到外邊跟你守望，等我一吹哨，你就出來。你最好從窗戶爬出來，省得叫底下人看見。

夏 從窗戶爬好罷？我這就換去。(下。)

(包三獨自在場。他拿出地圖研究。)

包 (四週對照) 都齊了，就剩一兩個地方的尺寸還沒量出來。這兒就是通陽台的窗戶。(校對) 對，沒

錯。從那兒到桌子——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——五——六——七——八，八步。窗戶桌子之

間沒有東西？(校對) 沒有東西。桌子到保險櫃——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，四步。好，再要做的就

是把窗戶的鎖頭給落下來。(下鎖) 嚨，這把下鎖機真好，轉一兩下子，鎖頭就掉下來了，真靈，就是

是把窗戶的鎖頭給落下來。(下鎖) 嚨，這把下鎖機真好，轉一兩下子，鎖頭就掉下來了，真靈，就是

買起來貴着點。可惜這玩藝兒沒處偷去；同行，不好意思的。哎呀，有人來了！

馬聲 這還了得，這還了得！要掐死人，這還了得！我不幹了，決計不幹了！(上)啊，包三爺，您還沒走？

包 我這剛要走。您要到那兒去，老太太？

馬 我不老，我也不是太太。我不幹了。我要回家，回家找媽去。

包 不送不送！

馬 完了，回家那兒還摸的着看見大偵探呀？連一個小偷都不一定肯賞光！

包 您要看，待一會兒回來這兒來看，馬小姐。(馬下)噢，這個花瓶真不壞！(欲偷，但瓶不能離几)他媽的！嘿，這個皮夾子好！可逮着一件東西沒鎖鍊圈着的了。(放入袋內)啊，對了，待一會兒律師化好裝出來，恐怕會叫人看見的，我還是先關了燈吧。(關燈)嘿，這屋子真不錯。好屋子，咱們半夜再見了。(下)

(夏扮流氓上)

夏 咦，天已經那末黑了？他們就在裏邊吃晚飯哪。啊，我有點心跳。不要緊，夏屏康，你盡管放大了膽子，今晚一過去，事情就算是成功了。明天——明天就可以見報了！「夏屏康大破綁匪窟！」多麼大的風頭呀！別忙，我好像忘了點什麼東西似的。(外邊包三吹哨聲)包三在叫我哪！可是我心跳，跳得厲害。不要怕，夏屏康！明天——明天你的名氣就可以宣揚出去了！日報，晚報，週報，月報，都要搶着登你的消息！幹去！大膽的幹去！(由窗跳下)

(幕)

第二幕

景 與第一幕同。當天晚飯後。開幕時愛梅和愛蘭在場。

梅 你功課預備得怎末樣了？

蘭 地理我倒很熟了，代數還沒把握。

梅 可是明天就要考試了！你呀，你太不用功了。

蘭 我用功是用功的，可是考起來誰也不能有十分把握。

梅 希望你能及格就好了。

蘭 我今晚再想法子加油，開個通宵。

梅 開通宵？那不大好。

蘭 爲什麼呢？

梅 不爲什麼。我想你還是早點睡覺，養養神。

蘭 我看還是再多溫習溫習好。

梅 溫習多了腦子反而弄得不清楚。算了，我看還是明兒個一早給代數先生送隻火腿。

蘭 那也好。

梅 或者送罐三砲台那樣好？

蘭 兩樣他都喜歡。

梅 火腿上學期送過了，還是三砲台吧。真是當初誰興的規矩，送禮比學費還貴。

蘭 所以我說還不如開一個通宵，把功課預備好一點，省得送禮。

梅 通宵不大好。

蘭 那末就到半夜，等明兒一早打發人把火腿香烟送過去。

梅 怎麼，兩樣都送呀？我們開着香烟店還是稻香村，那末便當告訴你吧！送禮就送一樣，可是開夜車

就不用送禮，送禮就不用開夜車，隨便一樣。

蘭 反正送禮是錯不了，先生對送禮的同學老是笑咪咪的，不送禮他就拉長了臉！

梅 那就讓他拉長了臉好了。

蘭 好吧，你要敲門兒就不用送了。不過代數考不上可別怪我。

梅 哎呀，別鬧了，明兒一早我叫田媽送兩罐「前門」過去就是了。好了，去吧，去睡吧，早睡早起。

蘭 好，我這就去。(下)

(鐘敲九點)

梅 九點鐘了，小屠要是守時刻……

（屠帶冰淇淋和朱古力糖上）

屠 夏太太！

梅 啊，屠巡長！我剛剛念道着你，你倒真守時刻，比換班還準。

屠 一點點小意思，請你收下。

梅 嚙，朱古力糖！瞧，還要你破費，真不好意思。

屠 這裏還有一點冰淇淋。

梅 哎呀，這怎麼好，您太客氣了。可是我可不客氣了，我要質問你，你幹麼要騙我？

屠 我騙你？

梅 你說的那件敲詐案壓根是假的，是你騙我的，我都看透了。

屠 你請我來原來是吃這一套？不知道一定有誰在我背後搗鬼了？

梅 沒人搗鬼，是我自己發現的，我以後永遠不信任你了。

屠 這是從那說起，愛梅！我是很誠意的，我敬佩你，我愛你。

梅 別廢話了。敲詐案的憑據帶來了麼？

屠 都帶來了，在我口袋裏。

梅 在口袋裏，快給我看看。

屠 別忙。愛梅，你知道我愛你麼？

梅 我愛我丈夫，不過有的時候我也不妨跟別的男人談談心。

屠 那不夠，光談談心不夠。

梅 要是有那末一天我有對不起我丈夫的地方，那一定是因為我的好奇心過盛的緣故。我雖然是愛我丈夫，可是我總想嘗試嘗試別的男人，比較比較。大概一般男人們娶姨太太也是爲了這個！

屠 你可以試試我。

梅 你我已經試出來了，你一點誠意都沒有。

屠 那是冤枉人。

梅 我老實說了，我本來是請你過來喝茶的，現在你休想！

屠 啊？

梅 嗯，茶，點心，什麼都沒有！

屠 這是怎麼說的！一定有人在後頭搗鬼，不然你不會說出這種話來的。我愛你，你也愛我——說你也愛我。

梅 可是我不愛你，老先生。

屠 我知道了，這一定是包三在搗鬼，一定的。他最壞！「大鼻子」這外號就是他給我起的。啊，那一天把他逮着不把他頸子扭斷了不算數。有一次把他逮住了，可是沒來得及上手鎊就叫他給溜掉了！別提了，這件事是我莫大的恥辱，熬到現在還沒升級。要不是他，我老早就做上了正巡長了，真倒霉！

梅 不管包三。你說吧，那件敲詐案你是存心騙我的不是？

屠 不是，當然不是。

梅 瞎說！包三明明說——

屠 啊，包三那個混賬，等我逮着他把他的骨頭給捶碎了才怪！

梅 嗯，別看，你生起氣來倒挺像個樣兒，挺可愛的！

屠 是麼？

梅 挺有點大丈夫的氣概！

屠 (火給你看看) 噫！我恨不得把他立刻抓住，把他皮給剝下來！

梅 (幾乎鼓掌) 啊，真好，氣得真雄壯！

屠 我要搥他，左一搥右一搥地搥他，搥死那個兔崽子！

梅 對，對！拔起刀來！

屠 (拔刀) 我要用刀砍他，剝他，剝成肉醬。

梅 啊，比一個戰士還英勇！

屠 我要吃了他，啃了他！

梅 越來越有勁兒了！真棒！帶點原始人的風味！真魁偉！真浪漫！(將虎皮地氈提起)來，把這張虎皮披上，

就更顯得威風了！(將虎皮披在屠身上，大笑) 哈哈，哈哈……

屠 啊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(梅不能止笑，忽忽下)

屠 她笑什麼？難道是她在笑話我？拿我開心玩？不會的。她也許，也許是故意的，故意賈騷，好勾引我進去。對，一定的，一定是這個意思。好，我進去。還披着這虎皮麼？不，那未免太過份了。哈，原始人的風味！好，我就給你一點原始人的風味。(大聲嘶吼) 夏太太，開開門！(小聲) 咦，門原來是開着的！愛梅！(熄客廳燈，下。少頃，包三持手電筒由窗上。)

包 這次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？心撲騰撲騰的跳起來了！平常可不是這樣的！況且這還是熱地方，桌子，椅子，熱得跟自己家的一樣，幹麼要心跳呢？不，包三，你偷東西不應該偷到夏屏康的家裏，夏屏康是你的恩人呀！他救了你多少次！瞧，沙發在跟你瞪眼哪！保險箱也在那兒直不高興！包三，包三，你太難了，太沒有良心了，你誰不好偷，偏偏要偷到你自己恩人的頭上！算了吧，那兒來的這麼多話呀！偷就偷吧，管他媽的什麼良心不良心！恩人恩人不是跟別人一樣？有什麼特別的？啊，保險箱！

哎呀，可是我的心跳的可真厲害，我兩隻手直在打哆嗦！包三，你真沒出息。偷不能怨你，是環境逼着你幹的：現在生活程度高，又找不着事情做，不偷等麼？並且是他自己勸你偷的：『站在企業家的立場，我覺得任何嘗試都是值得敬佩的。』啊，開呀！沒問呀！這傢伙真好，鑽一兩下子就給開開了。（取出小抽屜）呀，擺得多末齊整，有條有理的。嘿，他的遺囑！（讀）『立遺囑人夏屏康，余勤儉清廉，刻苦一生，節衣縮食，薄有積蓄。余死之後，所有遺產，除提出五分之一另作別用外，其餘概付余妻愛梅收管。其五分之一得分作三份：其一份贈與余姪德民，一份贈與余母校華南法學院，一份贈與包三——』啊，贈給我？哎呀，真難為情，原來人家死了遺囑上還有我一份兒，我怎么偷人家呢！真難為情！我心又跳了，手直打哆嗦！不行要糟！（抽屜墜地，愛梅聞聲而出。）

誰是誰？哎呀，有賊出來，小屠，快出來！有賊！

（上）什麼呀？出了什麼事了？

梅 屠 看，有一個賊跑了進來。

屠 那兒在那兒？

梅 屠 喏，站在那兒，靠着保險箱。

屠 喏，那哪是？那是衣帽架子。

梅 不是哪。你剛才沒聽見聲音麼？（對包）喂，你是誰？快說！（包不應）

屠 是不是告訴你沒人沒人嚟？

梅 把燈開開，小屠。

屠 好。(開燈)

梅 啊？包三！是你！

屠 包三！啊，這回可叫我給逮着了。

包 嗯，是我，怎樣吧？

梅 嚟，包三，你真不要臉！怎麼偷到這兒來了？這簡直是——

屠 簡直是荒唐麼！

梅 嘖嘖，夏律師平常待你多末好，前後一共教了你十九次之多，瞎，你呀！

屠 這次我可不能讓你溜走了。你沒想到吧？你做夢也沒想到在這兒會碰見我屠副巡長？

包 是呀！這次完了，逃不掉了。

梅 幸虧你在這兒，小屠。

屠 (得意揚揚) 嚟，我等這個機會可等了好幾年了！

梅 這小子一定預先知道屏康不在家。

屠 可是他不知道我倒在家！(包若有所悟) 我的意思是說他不知道我在這兒，他沒想到我會在這

兒！嚮，這一來可行了！（對包）對不對，你沒想到吧？你沒想到你的「大鼻子」會在這兒吧？哈哈，哈哈

包 哼！

屠 你更沒想到你居然會落到大鼻子的手裏吧？哈哈……走，跟我走！

包 走就走，有什麼希奇！反正這是第二十次了！

屠 這次可是從我老屠手裏帶進去的。

包 要帶趕快帶，別在這兒磨咕。

屠 忙什麼，伙計！（找手銬。包也在自己口袋裏找。屠以為他掏槍，趕快拔刀）別動！把手拿出來！

包 別急呀，老總！（取出繩子）我這是替您找帶人的繩子呀！（屠用繩繫包手）

梅 熟人還用得着綁麼？

屠 綁上穩當，不綁不放心。

包 （催促）走呀！

屠 回見，愛梅，我把他押到局子，交了差事，大功告成，再回來見你。

包 快點！

屠 愛梅，我現在走開僅僅是個副巡長，等我回來可是個正的了。

包 我們走了，夏太太實在抱歉，把二位的幽會給打斷了。

梅 (驚慌起來) 你說什麼？

包 (不慌不忙) 我說實在抱歉，把你們二位的幽會給打斷了。

屠 打斷什麼？

包 幽會好走！

屠 你怎麼說？

包 好了，沒什麼沒什麼。走吧，帶我走吧，我認倒霉，還不行麼？可是你也別美，夠你受的。

屠 夠我受的？

包 你不必裝傻，你跟夏太太的事，你以為——

屠 (呆住) 呀！

包 你跟夏太太的事你以為我會放鬆麼？(欲走)

梅 你發瘋了，包三？

屠 不忙，包三，咱們先談談。

包 有什麼話到局子去談。反正我不是啞吧：你逮着我偷東西，我可逮着你——逮着你黑漆漆地從

夏太太的房間裏走出來，這件事我不告訴局子也會告訴夏律師的。走到局子去！(欲走)

屠 嘿，忙什麼，老包，大家都是熟人，忙什麼？

梅 屠副巡長爲人很老實，不正當的行爲一點都沒有。

包 這話你跟局子人說去。走！

梅 唉！

屠 噯，你聽我說呀，老包——

包 我不聽。

屠 愛梅——夏太太——這怎麼辦呢，這？

梅 這都是你，沒事找事，大晚上跑到我家裏來。

包 (大聲) 喂，咱們到底走不走？

屠 噓，請別那末大聲，好不好！

梅 包三，這何必呢！

屠 你我都是上等人，什麼都好商量。

包 說，咱們走是不走？

屠 來，來，包老，包三爺，你知道我一向是愛護你的。

包 你愛我，我也愛你！

屠 瞎！你知道，我一向是很同情你的。你這樣做，我知道，實在是出乎不得已，但凡市面好一點，經濟狀

況恢復，你一定不會做出這個事來的。這繩子綁的不太緊了一點吧，不痛吧，三爺？（欲解繩）

包 （拒絕）不緊，綁慣了！

梅 要是太緊了，可以——

包 不用了，很舒服。

屠 累你受罪，實在痛心，不過有職務在身——

包 對了，有職務在身，快走吧！（又欲走）

梅 呀！慢着！

屠 對不起，我說錯話了，我雖然有職務在身，可是現在不是我值班的時候。

包 沒關係，走！

梅 反正你也沒拿過東西——

屠 就當我沒看見，馬馬虎虎就算了。

梅 嗯，馬馬虎虎也就算了。

包 不行，你非帶我進去不可！我明明是在開夏律師的保險箱，怎能馬馬虎虎就算了。來，走！你不帶我進去，我不答應你。

梅 (不知所措,祇好怨屠)哎呀,這怎麼辦呢?都是你不好!

包 (接續)嗯,都是他!

屠 包三爺,我求求你!你要怎樣,儘管說,都好辦。你要抽一枝烟麼?你要當我面叫一聲「大鼻子」麼?叫呀!叫呀!我不會生你的氣的。

包 我沒那末多的閒功夫,副巡長!

屠 嚟,你這個人,真不講交情!讓我把繩子給拆下來吧。

包 (閃避)不,不!

屠 來吧!

包 (掙扎)不,不!我不讓,我不讓!

梅 (幫着解繩)你怎麼那末警扭呀!來,解開它解開它!(二人強迫將繩解開。)

包 不行!不行!你們太欺侮人了,綁得好好的怎麼給鬆開了,太欺侮人了!

屠 平平氣吧,老包。

梅 三爺,請坐,這兒坐。

屠 三爺,你聽我說,君子隱惡而揚善!

包 別跟我提君子君子的,我不過是個樑上君子!

梅 真的，包三。我敢保證，屠副巡長爲人非常老實，他雖然是從我房間跑出來，可是他並沒有做出半點對不起人的事情來。還有，屏康這人最多心了，這件事要是讓他聽見了，我真不知道怎麼交代才好……（嗚嗚哭了起來）

包 別哭別哭！什麼都行，就是別哭，一哭我就心軟了！

屠 （喜出望外）那末你就不把這事宜揚出去了？

包 好吧好吧。你請放心，夏太太（對屠）我後悔沒借詞坑你一下。

屠 怎麼呢？

包 站在私人的立場，你應該說你沒來過這兒，是不是？

屠 嗯。

包 可是站在公事的立場，你就應該說你來過，是不是？

屠 嗯。

包 那好了，上頭問起來，你該怎麼回答呢？你說來過還是沒來過呢？

屠 那——那——

包 那——那你說不出來，是不是？告訴你吧，老總，下次要是再跟人幽會——
屠 什麼？

包 下次你要是再跟人幽會，千萬換上了便裝，隱姓埋名，不要這麼大模大樣，充神氣！如果萬一還碰見小偷兒的話，趁早向後轉，抱着屁股開步走。

屠 (火氣又起) 噍！

包 怎麼，不服氣麼？

屠 (馴順的) 呃，服氣，服氣。

包 至於你的荒唐舉動——

屠 (又抗議) 你——

包 「你」什麼？我嚷嚷了！

屠 (又屈服) 呃，別，別！

包 至於你的荒唐舉動，你得對我賠不是。

屠 (再抗) 我——

包 你怎樣？

屠 我——我對不起！

包 好，就算饒了你這一次。

梅 好了，事情完滿解決了。包三，你請吧。

包 請？我還想坐下來憩憩腿哪！（坐沙發）

屠 噫！（屠剛要發作，包一瞪眼，他又不敢。）

包 小屠，把地下的東西揀起來，裝回抽屜裏，亂七八糟扔一地，像個什麼樣兒！（屠如命）
抽屜放回保險箱子裏。噫，我肚子有點餓。有剩飯沒有？

梅 沒了，都吃光了。

包 水果呢？

梅 也沒有，哦，有點冰淇淋，你吃麼？

包 好，冰淇淋也行。

屠 噫，我買來的冰淇淋！

包 快點收拾！別說話！

梅 請用冰淇淋，三爺。這是副巡長送來的。（屠要發作，被包看見，忽止。）

包 （吃）噫，冰淇淋真好，可惜冷一點！你不來點呀，巡長？

屠 噫！

包 還有什麼別的沒有？巡長，你沒帶點別的來？

梅 他還——（屠示意別說，又被包看見）他還帶來了一盒糖，朱古力糖。

包 朱古力糖唔，不錯，老總，你真肯下本錢呀！

梅 請三爺。

包 唔，謝謝，你太客氣了，太客氣了！（包一人大嚼，屠梅二人僵僵呆立。）好，慫也慫過了，吃也吃過了，對不起，我想先走一步了。（走開又回）不過聽說今晚外面加緊戒嚴，我穿這身衣服出去不大方便，我想還是進去（指臥室）打扮打扮，挑一身講究一點的行頭穿上，壯壯膽子。（下）

屠 這個混賬王八蛋！那一天我不收拾他一個痛快，我不是人養的！我帽子呢？（包將帽由臥室擲出。屠拾起戴上欲下。）

梅 你這是要到那兒去？

屠 他吃啦我的朱古力了啦我的冰淇淋。

梅 小屠，你要幹麼去？

屠 你以為我就這樣白白的便宜了他了？

梅 你要幹麼去吧？一定又想起什麼壞主意來了？

屠 你不用管，反正那小子跑不掉。

梅 我看你又要闖禍了！說，你幹什麼去？

屠 我要到外面喊兩個警察來抓他。我就說我看見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從窗戶爬上去，不就可以躲

避嫌疑了麼？

梅 好，就這樣辦。可是要是他們問你自己幹麼不動手逮他，你怎麼說呢？

屠 笑話，他們不會問的，我是上司！（欲下）

梅 喂，待會完了事上那兒去？

屠 我——直回家。

梅 那怎末成？把兩個警察放進來，弄得全家天翻地覆，你就扔下不管了！

屠 那也沒辦法。要是我把這個機會放過，我這一輩子甯想升級做正巡長。回見！

梅 小屠，小屠！

屠 回見，我走了。

梅 小屠，你要是對我稍微有點愛惜——

屠 對不住，我沒功夫，升官要緊，再見。（下）

梅 噫，這怎麼辦呀！全家都要驚吵起來了！這事再要傳揚出去，所有的街坊，朋友都會知道了！怎末得了啊，包三！好包三！你出來，我跟你商量點事兒！（也三穿夏之襯衫，褲，鞋，吊帶上，上衣掛在手臂）呀，你

包 不要大驚小怪，太太。

梅 包三，你快逃吧，小屠出去找警察去了，快逃吧！

包 太太，求您一件事可以麼？

梅 可以。什麼事呀？

包 請跟我結結領帶，好麼？洋玩藝兒，學不來。

梅 嘻，我當做什麼事哪！逃都來不及，還結領帶。

包 我何必逃呀？

梅 哈，精神病！（結領帶，手在哆嗦）

包 別害怕！警察又不是賊，有什麼可怕的？快結上吧。

梅 他們逮着你，把你送進去，怎麼辦？

包 您甭愁，事情有我做主。

梅 噫？

包 你也得釘着，不能洩氣。

梅 你要我幹什麼？

包 不要你幹什麼，不過我說什麼，你順着我說的做就是了。

梅 哦，包三，我害怕！

包 怕什麼？噓，別鬧！警察來了！大門開開了！我聽得見，耳朵——耳朵靈！

梅 糟糕！怎麼辦呢？

包 噓！（良久，馬露西上。）

梅 啊，是你，馬露西？

馬 對不起，夏太太，我又回來了。（真見包三，嚇了一跳。）

包 不要緊，馬先生，回來得好，回來得正是時候。

馬 我本來想回家找我媽去，可是走到半路，想起這兒，捨不得走，所以又回來了。

包 馬先生，我現在沒功夫細細跟你講，不過我可以告訴你：這個家鬧賊了！

馬 呀，鬧賊！

包 別響！我已經報告警察了，你快乖乖的去睡去，省得礙事。去，快去，結果怎麼樣，明兒早再告訴你。去。

馬 鬧賊！鬧賊！這次可逮着機會看看賊是什麼樣兒的了！

包 走吧，馬先生，快睡去吧。

馬 好，我去，不過我想偷看一下。（下。）

梅 包三，快溜呀！

包 幹麼要溜？你要怕你請先走開，讓我一個人在這兒應付。我包三活了這末大還沒碰見過辦不通的事哪。

梅 咳，都是小屠不好。真急死人，鬧了半天敲詐案的憑據結果還是沒看着，咳！（下）。

包 （熄燈）來吧！看看誰鬥得過誰！

（包攜西裝上衣由通飯廳門下。白夢蘭手提皮鞋，偷偷的由夏之辦公室門光脚上。）

白 嚶，繕寫這份差事真不是人幹的！幸虧有愛蘭點綴點綴，不然該膩死人了！啊，想了好幾個月，今晚可得到手了！（敲門）愛蘭！愛蘭！（無應聲）難道她睡覺了？（推門進）可不是！趴在書桌上就睡着了，小可憐兒！

蘭聲 啊！誰？

白 是我呀，蘭——我呀，夢蘭呀！

蘭聲 別，別進來！

白 可是剛才不是約好的麼，親愛的？

蘭 （上）噓！別進來，夢蘭！我來了，我來了！

白 我們不是預先約好的麼？

蘭 有人！

白 所以要趕快哪！（擁抱）

蘭 不，不！

白 怕什麼？

蘭 不哪！

警察甲（在外）你們倆兒在外邊守着門，我到裏頭去看看。

蘭 有人來了！真的有人來了！（入臥室，把白關在門外。）

白 哎呀，糟糕！可不是有人來了！（把鞋提起欲溜之乎也。）

（警察甲乙上。）

乙（抓住白）喂，往那兒跑，小子！

甲 真不賴，一下子就逮着了。

白（掙扎）幹什麼，這是？

甲 帶你到局子去，「幹什麼！」

乙 走！

白 逮我幹麼？我不是外人。

乙 少說話！穿上鞋跟我走！

白 你弄錯了。我是——（對蘭之門）愛蘭！

蘭（淚汪汪上）「是不是告訴你有人來，有人來嚟！」

白 我是白夢蘭，就在這兒做事，我是夏律師的秘書。愛蘭，快點給我證明一下。（但愛蘭一味在哭。）

甲 夏律師的秘書？

乙 在這兒做事？在這兒做事幹麼半夜黑咕嚕冬，光着鴨子，在屋子裏溜躑！

甲 少跟他廢話，帶他走！

乙 走！

白 愛蘭，你跟他們說呀！

蘭 （哭得更厲害） 嗚嗚！怎麼辦呢？嗚嗚……

（包三穿得齊齊整整，大模大樣上。）

包 （改了夏屏康的口氣） 吵什麼？誰在吵？

白 包三，你——

包 別說話！（對甲乙） 你們二位是屠巡長打發來的麼？

甲乙 （行禮） 是。

包 我是夏屏康律師。這是我的秘書白夢蘭，不是賊，你們把他放了吧。

甲乙 是。

包 下回兒請看清楚再逮人！

甲乙 是，是。

包 你們要找包三嗎？包三早溜了。他也許上了屋頂，也許躲在地窖，說不定他就許藏在花園裏。你們外邊有人嗎？

甲 (行禮) 外邊還有兩個人，夏律師。

包 那好，就讓他們在外邊把着，您二位一個上屋頂，一個下地窖，各處看看。呆在這一間屋子裏是逮不着人的，除非你要想逮我哈哈！

甲乙 哈哈……

包 哈哈……別笑了，快去吧！

甲乙 是，是。

甲 (對乙) 你上樓吧，我下去看看。

乙 好，可是小心，別讓他溜掉，聽說包三道傢伙本事大着哪。

包 客氣客氣！(忽然覺悟) 呃，快去快去！

甲乙 是。(行禮下)

白 啊，三爺，幸虧你來了！多謝多謝！你是多嚙來的呀？

包 少廢話，快走開！那天不好幽會，偏偏挑上今兒個晚上！

白 三爺，我們的事您可別跟大姐說，大姐有點不贊成我們，他說姐倆不能都嫁律師。

包 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會說的，我最愛成全人家的美事了。

蘭 謝謝您，三爺您太好了，太體貼了！

包 去吧，孩子，睡覺去吧，別多說了。(蘭下)

白 我也謝謝您，三爺。沒有您，今晚不定出什麼岔兒哪！

包 算了算了，還沒掛牌子哪，就呱呱唧唧說個沒完！

白 是真的，三爺。

包 我給你一個教訓吧：下回兒別再那末荒唐。這次幸虧是我，要是換一個別人怎麼辦？比方說，要是

夏太太看見了——(愛梅上)

白 不會的，夏太太早睡覺了。

包 你準知道麼？

白 我跟你賭點什麼？

包 又是一個教訓。往後千萬別跟人打賭！

梅 怎麼回事？白先生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

白 我——我在那兒抄寫公文哪。

梅 拔寫？那你脫了鞋幹什麼？難道你寫東西是用腳鴨寫的？

白 不是不是。

梅 那你光着鴨子幹什麼？（若有所思）啊，我知道了！白夢蘭，你一定是——

白 沒有，沒有。

包 唉，你這小子，乾脆認了不就完了麼！

梅 認什麼？

包 他呀！

白 沒什麼，沒什麼！（急着央包別說）

包 噫，別那末拉拉扯扯的，認了吧！有什麼害羞的！你要是害羞，我來跟你說。

白 別，別！

包 夏太太，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

梅 真叫我猜着了！

白 沒的事，夏太太，別聽他的，他淨瞎說。

包 我報告您一個喜事，夏太太：白先生，他跟——跟——（耳語）。

梅 跟馬露西？白先生跟馬露西？

包 那有什麼情人眼裏出西施呀！

白 別聽他的，夏太太他胡說八道。

包 胡說八道可好，我進來明明看見他推開馬先生的門剛要走進去嚟。

梅 哈哈，世界上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！馬先生那末大年紀了——

包 那有什麼關係？有道是：女人好比是生薑，越老越辣。

梅 啊，我說呢！所以他們倆兒總吵架，原來打是痛，罵是愛！哎呀，嘖嘖，夢蘭，我真看不出，真看不出！（馬

露西穿睡衣由門探頭）喏，她出來了，正找他哪！來呀，馬先生，他在這兒哪，叫我們給逮着了！

馬 （上）逮着了？什麼樣的？是一個小偷還是一個大盜？

包 別裝蒜了，奶奶！你明明在等他麼！

馬 說實話，我真的是在等着哪，等得心直跳，躺了半天也沒睡着！

梅 唉，還好意思說哪！也不怕羞！

馬 羞什麼？有什麼可羞的？活了那末大了，這回兒還是頭一次——

（白躲入屏風）

梅 哎呀呀，別說了，別說了，怪難聽的！

馬 再等下去可沒有機會了他呢？他在那兒？

包 你瞧她，急得直跳！

梅 出來吧，白夢蘭。

馬 (大失所望) 啊。是你，白夢蘭？

白 噫，是我！

馬 原來你就是賊？

包 賊什麼？別跟你的相好的開玩笑了。

馬 相好的？

包 噫，情人！

馬 情人？

梅 你用不着瞞人了，馬先生。白先生把話都告訴我們了。

馬 啊？

白 他們逼着我，我沒法不說，親愛的。

馬 走開！誰是你親愛的？

白 別生氣，我的小天使！(與馬表示好感)。

包 啊，你們倆兒，真是撮成雙璧影，締結百年歡！

梅 是的，他們倆個人的歲數加起來倒是差不多有一百歲了！

白 啊，露西，親愛的安琪兒！

馬 你們這是開的什麼玩笑呀？夏太太，我不幹了，我決計不幹了。（下。）

白 唉，別走，唉，小心肝，小天使，別走，唉！（追下。）

梅 唉，真想不到，世界上真有這種事情！

包 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事情多着哪！

（警察甲上。）

甲 夏律師，人我們逮着了。

包 在那兒？

甲 他正要偷偷摸摸地找地方爬進來。請您把燈先滅一滅，不然他會看見亮不敢進來的。夏律師，夏

太太，您二位最好先到裏邊去避一避。

包 好太太，你先進去，我隨後就來。（對甲）我太太天生膽小！

梅 什麼你太太！

包 愛梅，你先進去，不要緊的。

甲 請快點吧，他就要上來了。

包 去呀，愛梅！（推梅下）好，關燈吧！我去躲在辦公室。（下）

甲 我去躲在樓梯下。（下）

（王瑞亭從窗上，微醉。二人伸頭在門縫窺探。）

甲 （上，開燈）是他麼，夏律師？（包上）

王 啊，屏康，可找着你了！咦，十年不見，你改得多厲害！怎麼你還不來呀？全班都到齊了，就等你一個哪。真的，你改得真厲害！

包 哈，你自己改得也夠瞧的，我——我幾乎都不認得你了，哈哈……（對甲）這不是賊，這是我的一個老同學。您請再到別處去找找吧。

甲 是。（下）

包 啊，老楊，我們多少年沒見面了？

王 呃——王，王瑞亭。

包 啊，瑞亭兄，瑞亭兄！瞧我這個記性！你來得正巧，我剛剛要出門，可是有點小事還沒辦完。

王 今晚你可不能不到，十年才聚會一次哪。這次錯過了，可又得等個十年了！

包 是的，是的，我就去。（感慨之至）唉，不知不覺一晃就十年了！恐怕大家見了面彼此都不認識了吧？

王 可不是，幾乎得重新介紹一番。

包 好，瑞亭，請先走一步，我隨後就到。

王 好吧，可是你一定得來呀。你要不來，我們就多來幾個人硬抓你去。

包 不用，不用，我平生最討厭人來抓我，哈哈！我一定來，一定來。（王下。少頃，夏上，包藏入辦公室。）

夏 啊，幸虧都睡覺去了！唉，我也真糊塗，怎麼皮夾子都能忘了帶呢？我是覺得我忘了點什麼似的，原來是皮夾子多末要緊的東西！這個證那個證都在裏頭，怎麼給忘記了呢？真糊塗！幸虧時間還來得及，不致於耽誤。咦，皮夾子呢？我明明擺在這桌子上的嚟，怎麼沒了？哦，也許我放到抽屜裏去了。

（開抽屜尋找，警察甲乙慢慢包圍。）

甲 可逮着了！

乙 這回可跑不掉了！

夏 （坐地）這是怎麼回事？你們來幹麼？

甲 幹麼？逮你！

乙 起來！站起來！

夏 你們瘋了！逮我幹麼？

甲 （對乙）哼，八成他又該說他不是外人，他是在這兒做事的了！

夏 我本來不是外人嚟！

甲 瞧，是不是都是那末一套走！

夏 你發了神經病了，你告訴我我是夏屏康夏律師，這家的主人，這是我的事務所兼住宅。

甲 去，去，你這是騙誰呀，你夏屏康夏律師！哈哈……

乙 咱不用跟他說這許多，帶他走！

夏 上那兒去呀？

乙 上黑屋子去，上那兒去！

夏 啊？等一等，我可以證明我自己。愛梅！愛梅！

包 (上) 噢，這是幹什麼？出了什麼事了？哦，原來你呀，包三？

夏 啊？包三，你？

包 唉，包三，你真沒良心呀！

夏 啊，你——你——唉，真把我氣死了！

甲乙 別鬧！

包 包三，你這小子，竟敢跑到我夏屏康家裏來偷東西存的是什麼心思，你呀？

夏 (急得抓頭髮)……唬……

包 好呀！你那兒不好偷，非要跑到你第一大恩人家裏來偷！你有良心沒有？你是人麼，你呀？我救了你

十幾次，這就是你給我的報答？包三，你還要臉麼？

夏 唬……我要瘋！我要瘋！

包 起先我看你人還聰明，慢慢訓練，將來也許可以做個幫手。那知道——唉，本來我遺囑裏還有一份的，現在我決定把它撤回，決定把它撤回，我一個鎚子也不留給你！

夏 唬……瘋人院！瘋人院！送我到瘋人院去吧！

包 對了，嚷嚷吧，嚷嚷吧！你有什麼把戲都拿出來吧！

甲 夏律師，您還不知道哪？剛才呀——哈哈——他還說他是夏律師哪！

包 哼，豈有此理！

夏 告訴你們，這個人不是夏律師，他是——

包 聽着吧，他又該說我是包三了！

甲 可能。這小子什麼都說得出口！

夏 他本來是包三嚟！

包 唉，包三，你真沒救！提拔了你半天，你給我來一手這個！二位請把他帶走吧，我再也不要看見他了。想起來真叫人傷心——真叫人傷心！

甲乙 走！

夏 這是什麼世界！愛梅！愛梅！愛梅！你在那兒？

梅 誰在外頭嚷嚷？（上）啊，屏康！

夏 我！

包 啊，愛梅，我來告訴你，你可別急。你知道麼，包三居然跑到我們家裏來偷東西來了，你說豈有此理
嘖？

梅 啊，屏康！（欲與夏解圍，但被包拉住）屏康，屏康！

包 啊，愛梅，你鎮靜點，不要急！你先進去睡，我隨後就來。（對甲乙）把他帶走吧。

（甲乙欲將夏拉下。）

梅 （同時）我要暈倒，我要暈倒！

夏 （同時）瘋了！瘋了！

包 （同時）走，帶他走！

甲乙 （同時）走，走！

（甲乙拖夏下，夏手打足踢掙扎着。其時馬露西在門縫探頭看見，大叫一聲。）

梅 （暈倒）啊，不好，我要暈倒，我要暈倒！水，給我一口水！

包 （對馬）水，水！

馬 (慌慌張張) 水水!

包 (梅艷沙發上, 馬到處找水, 包穿上夏之大衣, 戴上夏之呢帽, 大模大樣地向外走出。)
噫, 國際飯店! 華大同學會! 吃它一個痛快! 扒它一個痛快! (揚長而去。)

(幕)

第三幕

景 與前景同。翌晨。開幕時愛梅獨自在屋內徘徊；她似乎剛起牀，一夜沒睡好，憔悴之至。少頃，田媽上。

田 牛奶都涼了，太太，請喝了吧。

梅 好，放在那兒吧。老爺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？

田 噫，說也奇怪，老爺從來不這樣的，從來不在外頭過夜的。他，他別是在外頭有了小公館了吧。

梅 瞎說！

田 是。

梅 白先生來了麼？

田 沒哪，他說他今兒早要出庭。

梅 好，沒事了，田媽，你下去吧。

田 是。(欲下) 啊，太太，外頭來了一位客人找老爺，他等了一個多鐘頭了，說有要緊事一定得見老爺。

梅 誰？姓什麼？

田 姓王——王瑞亭。

梅 王瑞亭？昨天不是來過麼？

田 對了，就是他。

梅 去，快去請他進來。

田 他睡着了，我不敢叫醒他。

梅 去推醒他，我有話跟他說。

田 是。（下）

梅 （一邊梳裝）我要問問這姓王的，聚餐會屏康到底去了沒有。他別騙了我，該死的。

田聲 喂，先生！喂，先生！您醒醒呀！（王仍在打呼）喂，先生！先生！您醒醒吧！

王聲 啊？哦？哦！

梅 王先生麼？請進來。（王上）

王 （揉眼伸腰，忽然看見梅）哦，對不起，您就是夏太太吧？

梅 嗯，我就是王先生，請坐。王先生來找夏律師有什麼事麼？

王 對了，有點事。我等了老半天了，等着等着就睡着了！昨晚同學會我們一宿沒睡，一直鬧到天亮！一

個個都醉了，連屏康也醉了！

梅 屏康他也去了麼？

王 他本來不去的，後來是我來這兒把他抓去的。

梅 你把他抓去的？昨天晚上是你把他抓去的？

王 不是我抓去的，就是別人抓去的，我當時已經有點醉，記不大清了。

梅 你說你是你來這兒把屏康抓去的——昨兒晚上你真的在這兒看見屏康了？

王 可不是真的？

梅 你一定弄錯了，那不是屏康，那是——後來呢？後來怎麼樣？

王 後來大家喝得實在太多了一點，不過才十年一度，難得聚一次。哈，屏康喝醉了酒才有意思哪！裝瘋賣俏的，把我們樂的！他，哈哈，他還會變戲法，把我的手錶要了去，唸一下，給變沒了，一直到現在還沒變回來！哈哈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？

梅 (僵笑) 嚶，可笑！

王 後來都快散會了，嚶，老校長的錶，傅子儀的錶都沒了，你說屏康的手頭快不快？

梅 您現在來是——

王 對了，我是來討錢來的。屏康真會逗笑，跟從前在學堂一樣。他還沒回來過？

梅 沒有。

王 對了，我想起來了：我們散了之後他跟胖子鄭說是要到舞場去轉轉。瞧吧，屏康一定又是釘着他

梅 開玩笑去了！胖子鄭新發了財，很闊，出門總是兩三萬兩三萬的帶在口袋裏。（打呵欠）

真糟！祇好請您稍微再等一等，他也應該回來了，他從來不這樣的。請您坐一坐，我打幾個電話到各處問問去。（在書桌查電話號碼，王漸漸睡着，大打其呼嚕）您說什麼？（王仍打呼嚕）哈，睡着了！唉，真是的！這是那輩子造下來的孽，丈夫進了局子就夠瞧的了，還有人頂着他的名子到處偷東西！

唉！嘿，王先生！王先生！花樣越來越新鮮了，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就跑到人家客廳來呼呼地睡起來了！嘿，王先生！（王祇顧打呼嚕）好，睡吧，睡死了也不管你，醉鬼！（持電話號碼下少頃包上）

包 早呀，諸位，早呀！這是在這兒打呼嚕啊，王瑞亭！睡得真熟！嘿！嘿！治打呼嚕祇有一個妙方，就是呼嚕打得比他大！（坐下打呼嚕，二人你呼我應，比賽良久）

王 （驚醒）啊？誰？你輕點好啞，人家還要睡覺哪！（又入眠，打呼嚕）

包 你輕點好不好！媽的，你睡人家就不用睡了！

王 好好睡，別鬧！（揉眼清醒）啊，原來是你，屏康，你回來了？

包 什麼屏康？

王 嘻嘻，你還在開玩笑！嘻嘻，屏康，把錢還給我，我是要錢來的。

包 什麼錢？我那來的什麼錢？你說什麼呀？誰是屏康？你這不簡直是瞎掰！

王 哈哈……屏康，你真有個意思！

包 我看你一定是喝醉了。我叫包三，不叫夏屏康，聽見了麼？

王 你不是夏屏康麼？

包 誰是夏屏康？

王 嗜，別打哈哈了，快還我錶吧，還有兩個鐘頭我就得趕火車回杭州了！

包 沒人跟你打哈哈。我是包三，在這兒有事等夏律師。

王 等夏律師？你不就是夏律師麼？

包 唉，不是哪！我說了多少遍，不是，不是！

王 昨天晚上在國際飯店同桌吃飯的不是你麼？不是你把我的手錶偷了去的麼？

包 唉，嗜說！你認賴好人還成！

王 咦，你不是還演說來着？你不是提議我們十年以後再聚一次麼？唉，你說了沒說？

包 也許夏律師說了，他長的跟我差不多——

王 真的？

包 他也是一個鼻子倆兒眼睛！

王 唉，你——你別開玩笑，好不好？我們談點正經的。

包 是呀，我這不是正正經經的告訴你，我姓包名——

(白夢蘭上)

白 包三爺，您早呀？

包 (對王) 喏，你聽見了沒有？

王 (對白) 先生，他不就是夏律師麼？

白 怎末你不認得麼？你不說是跟他自小同學麼？

王 哎，昨兒個晚上我一定喝得挺醉挺醉的！

包 可不是，醉得都糊塗了！

王 包先生，請您原諒！(對白) 我得回旅館收拾收拾，待一會兒趕火車回杭州。可是我一定得見夏律

師一面，他回來請轉達一聲，請他別走開，我去車站以前到這兒彎一彎。回見。

白 回見。

王 回見，屏康——呢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(欲走又回) 你真的不是屏康？你不是跟我開玩笑？

包 我看你是沒睡醒吧！回旅館可別睡過了頭，誤了火車呀！

王 不會的，哈哈，不會的，再見，再見！(下)

白 唉，這事弄得顛三倒四的！三爺，你說該怎麼辦？

包 不要緊，有我。

白 夏律師到底闖的是什麼禍，犯的什麼罪，叫警察給逮了進去了？他衣服是打那兒弄來的？

包 你別這樣緊着問，好麼？像在公堂上審問似的，讓我聽着心寒！

白 可是——

包 你甭急，有我哪！我說什麼你照辦好了。

白 啊，三爺，你知道麼，愛蘭現在正在考試受罪哪！

包 難道你還怕她會考一個不及格麼？

白 是呀，她要是不及格，我就不好意思去得夏律師的同意，向她求婚了！

包 今天你可別去惹夏律師，他準是一肚子的肝火！我勸你還是過了這一陣子吧。其實你忙什麼呢？

別忘了，你跟咱們馬露西馬胖姐的關係還沒交代清楚哪！

白 哎呀，可不是！

包 別急，一切事情交給我替你辦。

白 勞駕，勞駕！我該怎樣謝謝你呢，三爺？

包 別客氣，這點小事那兒用得着謝呀！不過要是您高興哪，你不妨捐點錢給我們「小偷聯誼會」。

(掏出捐啓)

白 啊？哦，應該的，應該的！(掏錢)可是我有個小小的要求，捐可以捐，可是得寫「無名氏」，不然在鳴

謝單上登出我的名子，叫人人知道我跟小偷有來往，怪難看的。

包 (受錢) 是，是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我看索性就甬寫上去吧！(將錢收入口袋) 我代表敝會謝謝！(捐啓收入口袋)

白 (稍停) 咦，奇怪！夏律師怎麼還不回來呀？我還得到法院去一趟。幾點了？

包 (掏出一只金錶) 十點過三分。

白 纔過三分？不對吧？

包 (聽錶) 不至於慢吧。別忙！(另掏出一只錶) 十點過一刻。

白 十點過一刻？嗯，那還差不多。您真闊，三爺！

包 唔，那裏，那裏！(展開掛滿了錶和自來水筆的內襟向白示威) 瞧！昨天一晚上的成績！鐘錶部，文具部！

白 啊，佩服，佩服！(忽然想起自己的鋼筆，看看還在，放心，趕快躲開) 三爺，您請坐坐，我有點事要出去一趟！

回見！(下)

包 回見！(自言自語) 嗯，這件事是有點不好辦！這一下可害了夏律師了！我得想個法子救救他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他遺囑裏還有我一份！

(田媽上)

田 屠副巡長來了。

包 啊，他來的正好！快請進來。

（田媽下屠上。）

屠 啊，你？

包 久違了，屠巡長！

屠 你——你怎樣來的？

包 坐電車來的。

屠 別開玩笑！昨兒晚上你在那兒？

包 在那兒？在國際飯店呀！

屠 我不是打發了兩個警察來麼？

包 噲，他們很客氣，直跟我行禮！

屠 行禮？

包 噲，行外國禮！（作行禮狀）後來我逼得沒法，祇好吩咐他們把夏律師給帶進去了。

屠 我不明白：怎麼沒逮你反而逮了夏律師呢？

包 噲，我也不大明白，大概是因爲你的手下不大高明，玩不過我這老油子吧！

屠 你這小子，無賴，你！

包 別嚷嚷！你跟夏太太的事還沒完全結束哪！

屠 噓！

包 別急！我不會揭穿你的。

屠 唉，真倒霉！每次都這樣：眼看就要升正巡長了，可是叫你這小子這末一來又給耽誤了！

包 活該！

屠 噓！看我可不把你宰了！

包 別嚷嚷聽，夏律師回來了！這是他的聲音。（靜聽）嗯，是他。哈，等着挨訓吧，朋友！

屠 我看我還是走開吧！

包 嘿，別走，這算是什麼！你非待在這兒給他解釋解釋不可。

（夏上，臉上帶傷，衣服襤褸，狼狽之至。田媽跟上。）

田 （哭）哎呀，老爺！

夏 哭什麼？滾下去！（見屠）哼，你這小子，還沒走？

包 （幸災樂禍）哈，活該！

夏 啊，你也在這兒，混賬忘八蛋！（包躲屏風後。）

屠 （天真地）怎末回兒事？

夏 怎末回兒事？你昨兒個半夜三更跑到我家，調戲了我太太不算數，還叫警察帶我進了局子押了我一宿，完事你還要問：這是怎末回兒事？你等着吧，待回兒我不去告訴你局長把你關起來才怪！

屠 唉，這是怎末說的，這——這——

夏 你還裝傻！

屠 你這樣說話，按理說，真應該罰你，不過看情形其中一定多少有點誤會，待我來解釋解釋。

夏 用不着你解釋，我已經知道了。你得給我賠償損失，不然我不饒你！

屠 你先別急，老先生，你聽我說——

夏 我不聽！你快給我滾——滾！

屠 告訴你，其中有誤會哪！

夏 誤會什麼？昨兒個晚上明明是你打發兩個警察到我家裏來，把我抓去，一路上又打又踹的，把我衣服弄破了，臉弄青了，眼睛弄腫了——這是誤會？後來押我在那間黑屋子裏，跟小偷，扒手，強盜，要飯……擠在一塊，又髒又臭，險點沒叫虱子給咬死——這，這，這，這叫誤會呀？這他媽的，你要是再提誤會這兩個字，我不把你——

屠 喂，你說話客氣點！

夏 客氣你奶奶的吧，你這死不要臉的渾小子！

屠 噫，你怎末罵人？

夏 不罵你祖宗還算給你面子哪，你這渾球！

屠 你——

夏 給我滾！

屠 你不能這樣不講道理，夏律師！

夏 滾！（屠下）唉，完了，幹了，家也亂了，名也毀了——毀定了！（禁不住抱頭痛哭起來。）

包 （哭着由屏風後爬出）別哭，夏律師，別哭！你哭——喔喔——你哭我也得哭，喔喔！

夏 呀？包三，你是從那兒鑽出來的？來，我問你：昨兒個到底是怎末回事？來，過來。

包 你——你不會揍我？

夏 嗯，不揍你來！

包 真的不揍？

夏 真的不揍。你來，告訴我到底是怎末回事？

包 好，我來。（走近夏。）

夏 說呀！

包 這件事根本與屠巡長無關，你不能怨他！

夏 呀？與他無關？你怎末不早說一聲呢？

包 因為我討厭那個大鼻子，恨不得你能揍他一頓！

夏 你這小子，你——

包 別罵！這件事情，說到歸齊，我看得怨您自己。

夏 怨我自己？

包 嗯，怨你自己。你太好虛名了！好好的幹麼要想出那個餓主意，借了我的衣服搜匪去？

夏 我——

包 好好的你幹麼要異想天開，不走正路，專釘着在報紙上出風頭？什麼「夏屏康大破綁匪窩」咧，

什麼「夏屏康巧計入匪窟」咧！

夏 我——我——你別說了好不好？

包 哈，你幹麼不說「夏屏康大吃監牢苦」呢？你幹麼不說「夏屏康大揮鐵窗淚」呢？告訴你吧，要

不是爲了你的性頭兒那末大，我昨兒個晚上也不會跟你開玩笑，乘你不在家跑來偷你。我不是

跟你提過，昨天晚上的活大是不大，不過挺別緻的麼？

夏 偷我家算得什麼別緻？

包 偷到自己的常年律師顧問還不別緻？在公堂上的情形，你揣摩揣摩看：你是站在被告的地位說話呢，還是原告？

夏 哼！

包 老實的告訴你，昨兒個我幾乎心一軟，想打退堂鼓，可是當時你不肯放棄這一票買賣，所以你鼓勵我，你勸我偷，你說：「站在企業家的立場，我覺得任何嘗試都是值得敬佩的。」我聽了這句話不能辜負你的好意，所以就來了。一來你猜碰見了誰？

夏 屠巡長？

包 正是他！可是你不必多心，他並沒有別的意思，他無非是替你拉攏一筆生意——就是那件敲詐案，他把證據都帶着哪，預備交給您太太——好，我一來就碰上了他，他見了我就出去喊警察。

夏 他自己怎末不動手？

包 他怕犯嫌疑，他怕我告發他，怕我把他跟夏太太的事嚷嚷出去，其實我知道他們倆兒中間並沒有什麼，別看屠大鼻子人討厭，他倒挺天真的。

夏 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，讓我好明白？

包 我早告訴了你，不就沒戲了麼？

夏 哼！

包 呢——還有大鼻子不是出去找警察去了麼？我呀就挑了這個節骨眼兒換上你的衣服，貪它一個體面，等警察老爺來了不致拿我看做一個小偷兒。後來看見你回來了，我忽然心血來潮，拿我當你，你當我，將錯就錯，讓他們把你帶了去，因為你進去一夜，第二天早晨打一個保就可以出來，而我要是進去了就麻煩了，起碼蹲個半年！這一層咱們不得不考慮！

夏 你這無賴，你！

包 我無賴？誰無賴？誰心裏知道！也不知道誰專愛走斜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背着天命往上爬！也不知道誰專想歪心思，事情不好好做，整天就惦着出風頭，自我宣傳！也不知道誰——

夏 你還有完沒完？

包 我勸勸你吧，往後還是老老實實做你的律師，別那末胡思亂想得，爲了紀念你從此改變作風起見，（指啓拿出）做做慈善，捐點錢給我們的「小偷聯誼會」吧！

夏 荒唐！滾你媽的！

（愛梅上）

梅 啊，屏康，你回來了？你到那兒去來着？你瞧你這衣服！

夏 走開！別碰我！你幹麼要背着我面偷漢子？

包 不背着你面偷漢子，難道還要她當着你面偷？

夏 渾蛋!

梅 屏康,你別信他,他的話都是假的。

包 夏太太,您也不用瞞了,我一五一十都告訴他了。

夏 我都知道。

包 我說,屠大鼻子是爲了那件敲詐案來的。我還說,表面上你們倆兒似乎不明不白,可是事實上什麼也沒有,請他放心,有我爲證。

梅 對了,屏康,屠巡長的確是爲了那件敲詐案來的,並且他帶來了許多證據。
夏 證據呢?拿過來給我看看!

梅 後來匆匆忙忙地他把證據又給帶走了。

夏 又給帶走了?

梅 是真的,屏康。

夏 是真的咧!又!昨兒個他們帶我走,你爲什麼不幫我一幫?爲什麼不想個法子把他們轟走?爲什麼眼睜睜地看着,一動不動?

包 不要折磨她了吧!你沒留神麼,她昨兒個不是急得暈倒了麼?
夏 誰問你了?要你插嘴?

包 真沒見過，自己做錯了事還怨太太！

梅 啊，屏康，可憐兒，你瞧你的眼睛！

夏 對了，愛梅，瞧我的眼睛！可是這都是爲了什麼？左不是爲了要想冒冒險，出出名，張張聲勢，多賺幾個錢，好讓太太到外邊去出出風頭，偷偷漢子！

梅 唉，別提了，屏康，原來你昨兒個沒去國際飯店同學聚餐會？

夏 去了就好了！什麼同學聚餐會！虱子聚餐會吧！

(田媽上)

田 老爺，屠副巡長來了。

夏 叫他進來。(田下)他又來幹麼？看我不揍他一頓！

包 對，揍他！

梅 屏康，你可不能亂來呀！

(屠上)

屠 夏先生，夏太太，我不能讓一位很規矩很正經的太太無辜受罪。我來是把敲詐案的證據送來的。我明明知道這件事要叫上頭發掘了我不但不能升級我也許還要降級，可是我仍然把證據送來，證明我昨天晚上並無其他企圖。(遞件)夏太太，證據在這裏，請收下。我已經跟當事人提起，想

介紹夏律師，今天下午他就來這兒接洽一切。

包 是不是這一番話多麼堂皇！多麼光明正大！

夏 謝謝你，屠巡長。以前的事請你多多原諒，那完全是個誤會，巡長，完全是個誤會！

屠 得了，別巡長巡長的了！這一來上頭不把我降到做一個看弄堂的了！再見！（欲下）

包 再見，大鼻子！（屠回頭瞪包一眼下）

夏 唉，我真後悔！

梅 本來囉！我老早告訴過你，小屠是個柳下惠！

包 算了，別氣他了，你瞧，他這不是說他後悔了麼？

梅 真是的，自己做錯了事還怨人，說人偷漢子！（嗚嗚哭下）

包 噯，做錯事還怨人對！別理他——誰也別理他！（欲下，馬露西上）啊，露西小姐，你剛起？昨兒個晚上睡

好了麼？（下）

馬 哎呀，夏律師，你這是怎麼了？

夏 是我的錯，是我的錯！我不應當什麼都不顧，一個勁兒往上爬！現在可好了！家也破了，事業也毀了！

名譽也掃地了！

馬 夏律師，你另外請別人吧，我幹不下去了！你要是知道昨兒個晚上這兒出了什麼事呀——

夏 不幹就不幹，別在這兒嚕噓！出去！

馬 可是我的名譽——

夏 走，把名譽一塊兒帶走，走去！（自言自語）是我的錯，是我的錯！我不該那麼好名！我不該那末好出風頭！（呵欠）啊，瞞得厲害，我該睡一回兒去了。（下）

馬 （莫名其妙）這是怎末回事——怎麼回事！（白夢蘭上，見馬一驚，欲退縮）喂，白先生，你不能走！你得賠償我的名譽！

白 你的什麼名譽呀？

馬 我的好名譽！昨兒個晚上的事要是我媽知道了該怎末辦？甭說我媽了，就是別人知道了也不得了！將來嫁不出去找誰去？

（包上）

白 你別急，馬先生，昨天的事，我已經跟夏太太詳細解釋過了。

馬 她信麼？

白 當然信了。好了，你放心吧。

包 對了，你放心吧。人人都知道，你的名譽比腓子還乾淨！

馬 啊，三爺，你來了？昨兒個晚上你真行！演得真好！

包 唉，請指教，請指教！

馬 你一定看過很多偵探小說吧？不然你做得怎麼那末到家呢？
包 偵探小說？從來就沒看過一本。

（愛梅上。）

梅 怎麼，你們都講通了？

白 都講通了。馬先生也滿意了，也不嚷嚷要走了。

梅 馬先生，從下個月起，你的酬金我預備多加一點。

（愛蘭手提書包，哭哭啼啼上。）

包 哼，不用問，準是考砸了！

梅 愛蘭，是不是不是考砸了？（蘭仍哭。）

白 是麼，愛蘭？（蘭哭得更厲害。）

馬 別哭，愛蘭，你說呀！

蘭 我——我交了白卷了——嗚嗚……！

梅 不要緊，我已經打發田媽送兩罐「前門」去給你的代數先生了。

蘭 太晚了，先生在卷子上已經打上了個大鴨蛋了！嗚嗚……不是代數，是——嗚嗚——是地理

——嗚嗚——

馬 (看白) 是地理?

白 地理? 那末他沒問依蘆依蘆麼?

梅 唉, 可惜了啦兩罐「前門」!

蘭 「前門」我已經叫田媽拿回來了, 反是是吃鴨蛋了何必糟塌「前門」呢?

白 唉, 完了, 沒希望了! (下, 蘭大哭)

梅 別哭, 愛蘭! 再請馬先生給你補一補課, 下次一定及格的。

馬 補課! 補什麼課呀? 越補越不及格! 完了, 我也完了! 我不幹了! 我決計不幹了! (下)

蘭 補課也沒用, 先生根本不喜歡我。

包 先生姓什麼?

蘭 姓沈。

包 他住在那兒?

蘭 新疆路七十七弄九號。

包 好, 今晚我偷他去。(下)

梅 愛蘭, 告訴我, 你怎末會交白卷的呢?

蘭 大姐，我問你一句話。

梅 什麼？

蘭 大姐，我是不是一個失貞的女子？

梅 什麼話，傻丫頭！

蘭 大姐，我跟一個人發生了戀愛了！

梅 你？

蘭 嗯。

梅 跟誰？

蘭 白夢蘭。

梅 哼，其實你不說我也猜得差不多了。

蘭 大姐，我這是情竇初開，沒法子！

梅 什麼情竇初開，怪難聽的！學堂裏不教你好東西。

蘭 這不是學堂教的，這是白夢蘭告訴我的！

梅 哼，白夢蘭，這該死的！

蘭 別罵他，大姐，我已經答應他，做他的妻了！

梅 你忙什麼啦？你年紀還小哪。

蘭 原則上你反對他麼，大姐？

梅 反對是不反對，白夢蘭這人不錯，可惜學了法律！

蘭 啊，大姐，你不反對他那個人就好了。學法律不學法律沒關係，你要是討厭他學法律，我讓他改改行好了，以後也許讓他跟包三爺學學，祇要你不反對他那個人，什麼都好辦啊，考了一早晨，我肚子餓了，大姐，有東西吃麼？

梅 廚房還有碗粥，兩隻鹹鴨蛋——

蘭 (二驚) 鹹鴨蛋(醒悟) 哦，我還以為——哈哈……(笑下)
(夏更衣上)

夏 哼，你這不要臉的蕩婦！

梅 怎麼，你還生我的氣麼？

夏 你害得我名譽掃地，家破人亡！

梅 屏康，一點小事你還至於這樣悲觀麼？其實想起來，也沒有什麼。你本來早就說要到拘留所裏頭實地調查一下，好了，昨兒晚上你不是達到目的了麼？(白夢蘭上，梅下)
白 啊，夏律師，可找着你了！那件偽造貨幣案今兒個早晨宣判了。

夏 怎麼樣？

白 咱們打贏了！他們送來了律師費十萬元。

夏 現鈔還是支票？現鈔不能收，也許是假的。

白 是支票，已經歸銀行了。

夏 十萬元！不錯！像這樣子，還還可以重新振作振作好，這次你辦得很順利！送你一支雪茄烟抽抽吧。

白 烟倒不想抽，不過，夏律師，我要請求你一件事。

夏 什麼事？

白 我想——我想託你做個媒——呃——我跟愛蘭——

夏 哦，原來是這個事？好辦好辦！

白 你真的肯幫忙？

夏 沒問題，不過，愛蘭現在年紀還輕——

白 那不要緊，我可以等，等到馬先生那末大的年紀都行，祇要——祇要你不反對。

夏 那裏，我為什麼要反對？

白 我就怕夏太太反對她——她好像不願意她妹妹也嫁給一個律師。

夏 胡說，律師又怎末了？

(田媽上)

田 老爺，外頭有幾個客人要見您。

夏 客人誰？

田 不知道。一共來了三位。

白 三位？我出去看看是誰。(下)

夏 有名片沒有？

田 有。在這兒。(遞片)

夏 哦，王瑞亭。哎呀，老校長也來了！還有傅子儀！快去請他們進來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昨兒個我沒去聚餐，所以他們今兒個特地來拜望我來了。真客氣！

(王瑞亭，張校長，傅教授上)

王 請問夏屏康夏律師在家麼？

夏 夏屏康夏律師？我就是呀！王瑞亭，你不認得我了麼？校長，您好！傅子儀你也來了？請坐，請坐！

王 你——你是夏屏康啊，屏康！唉，昨個兒晚上我一定醉的不像樣，人都認不清了。

張 我是更認不清了，畢業生一年一年地出去！

傅 嗯，慢慢看上去，屏康的老模樣又回來了，在學堂的時候他是這樣的，臉上老是清一塊腫一塊的。

昨天晚上可不行，昨天晚上乍一看簡直不敢認！

王（索錢）呃——屏康，我們來——呃——我們來是——呃，你知道，我就要上火車回杭州了——

夏 哎呀，真對不起，還累你跑一趟辭行來，真對不起！

王（二楞）沒關係，沒關係！呃——您——您真的是夏屏康吧？

夏 是呀！咱們倆兒小時候一塊打打鬧鬧的，怎麼忽然間跟我客氣起來了，您呀您呀的？他媽的！

（衆笑）

王 哈哈……多年不見，又生疏了，哈哈……老夏，我們來——呃——我們來是——呃——你知道我們來是幹什麼的。

夏 我不知道。

王、傅 咳，你忘記了？你別裝傻，老夏！

夏 什麼？

王 老夏，你要是再開玩笑，回頭我趕不上火車就幹了。

夏 你們說的是什麼？

傅 你再想想看。

張 嗯，你仔細地想一想。

夏 這不沒有的事麼！一點影子都沒有，叫我怎麼想得起來？

王 (靈機一動) 呃，老夏，什麼時候了？

夏 什麼時候？

傅 嗯，什麼時候了？

張 嗯，幾點鐘了？

夏 幾點鐘？(看錶) 差一刻十一點呀。

王 你明白了吧？

傅 你想起來了吧？

王 我看你昨兒晚上喝得一定夠醉的。可是現在酒席也散了，人也清醒了，咱們也甭開玩笑了。乾脆

一句話，把錶還我。

傅 還有我的。

張 還有我的。

夏 什麼錶？誰拿你的錶了？

(衆笑。)

王 (仍笑) 他還在那兒裝傻哪！哈哈……喂，老夏，別鬧啊，還我錶啊，人家還要趕火車哪。

傅 真的，屏康，我還要趕着上課去哪！

張 我還要趕着去開校董會哪！

夏 瞧你們把我逼的！到底是怎末回事呀？

王 唉，你記性真不靈！昨兒個晚上在聚餐會上你不是鬧着玩變戲法把我的手錶給變走了麼？

傅 還有我的。

張 還有我的。

夏 我變戲法？

王 唉，你這個人，你，你不是還站起來演說來着麼？你不是說我們應該聯絡，應該團結麼？

張 嗯，說得很得體。

王 你不是還建議以後我們每十年聚會一次麼？

傅 是呀，大家不還擁護你這個美意麼？

夏 唉，諸位，別說了，其中必定有什麼誤會。

傅 老夏，你開玩笑也要有個完。

王 你要是再這末胡鬧，我可要揍你了！

張 夏屏康，老實點！再鬧就扣你的分數！

(愛梅上。)

夏 (介紹) 這是內人——這是張校長——這是傅子儀教授——這是——

王 我們剛才見過了。

夏 愛梅，你說怪不怪，王瑞亭硬說我昨個兒晚上跟他們一塊聚餐，並且還扒了他們的錢！

王 本來嚟！你賴不掉。

梅 哦，我明白了，原來諸位是要錢來的？

王、傅、張 噫，是呀！

梅 唉，屏康，你知道麼：昨兒個王先生跑來催請，找你沒找着就把包三給請去了。

夏 啊？包三這小子！

王 什麼？說了半天昨兒晚上到會的真的不是你呀？

傅 包三是誰呀？

梅 他是個小偷兒——

王、傅、張 啊！

王 完了，我的錢，還是個浪琴哪！

張 我的也是浪琴，是一九三五班同學送給我的！

傅 我的的是個瓦特罕，瑞士帶回來的！

梅 諸位先生，請不要着急，錢也許還可以追回來。田媽！田媽！包三也許還在外邊。（田媽上）田媽，你去把包三喊進來。

田 包三不在外頭。

梅 不在外頭？你上樓找找看。

田 是。（下）

王 唉，這件事弄得真不漂亮！不過，屏康，你要知道，十年沒見面了！並且一個個都喝得醉醺醺地，誰弄得清楚誰是誰呀？

（包穿三身西裝，六頂呢帽上。）

包 你找我，夏律師？

王 就是這個人！

傅、張 可不就是他！

王 （仍不死心）喂，屏康！

包 告訴你我不是屏康哪！唉，你這個人怎麼那末死心眼！

夏 包三，你這小子，昨天晚上是不是你穿上我的衣服，冒着我的名，在國際飯店跟這幾位在一塊聚

發？

包 是我。我肚子正餓，所以他一請，我就去了。

王、傅、張 哼！

夏 是不是你還站起來講演來着？

包 大家都推舉我，我祇好瞎說幾句——那是我的處女作，平生第一次發言！

夏 你還建議——

包 對了，我還建議以後每十年聚會一次。意思不挺好麼？到時候敵人一準出席。

夏 可是後來你還扒走了三只錶？

包 這是餘興！

夏 啊，餘興他媽的！

王 少說俏皮話！還我錶！

傅、張 還錶！

包 哈，還錶？那有這末容易的？你以為我費了老嚙大事扒來了東西是預備要還的？你拿我當做什麼？

信託部呀？保管箱呀？東西存在我這兒，到時候要多嚙取回就多嚙取回去呀？真是的！你們懂得規

矩不懂呀？

夏 少廢話！把錶還人家！

包 (掏出三張當票) 錶都在這兒哪！(把當票散佈) 自己到當舖去取去吧！

王、傅、張 啊？

夏 (拾起當票) 你們三位不要着急，一切損失由我負責賠償。

包 那不好意思的，夏律師。好漢做事好漢當，我包三闖下來的禍，怎能讓你來收拾殘局呢？

夏 那末，當錶得來的錢呢？

包 我已經捐了給「小偷聯誼會」了！諸位用不着發急，敝人是聯誼會的發起人兼常務理事，錢的事情錯不了，有敝人擔保再見！(欲下，屠帶警察甲乙上，將包帶下。衆滿意。)

(幕)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四集
樑上君子

實價國幣三百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作
者
佐
臨

發行人
陸
高
誼

出版者
世
界
書
局

發行所
世
界
書
局

